
ASIAN COLLECTION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莊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玄襄武參評
同懐杭州陸　偲與皐

男 馮張孫近濆
嶷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嘉文

左繡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元第十四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在位三十一年

經 己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立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解一宋字連寫四宋字妙筆五大夫亦
以末曰之傳所以依經辯理也文固以

宋彭城會與謀於虛朾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鄫以待晉師○(林)書次從晉而未決也亦以見復霸之難○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林)簡王崩子靈王立○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妙反○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爲非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類爲草矣

不登叛人是主以理言爲宋討是指其事曰宋志是推其情三意寫成一串恰以主句安在中間筆筆有法

從諸侯之師別而爲東諸侯之師又以次節目爲鄭之師一路御御而下更以兩晉師夾寫其間皆于無可生色處見小姿致也總一用筆不苟之法

宋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於宋地 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 故使彭城 謂之宋志 稱宋亦以成宋志 還繫宋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瓠侯晃反故二反 齊人不會彭城 敘亦見晉爲宋討認眞處 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 光齊靈公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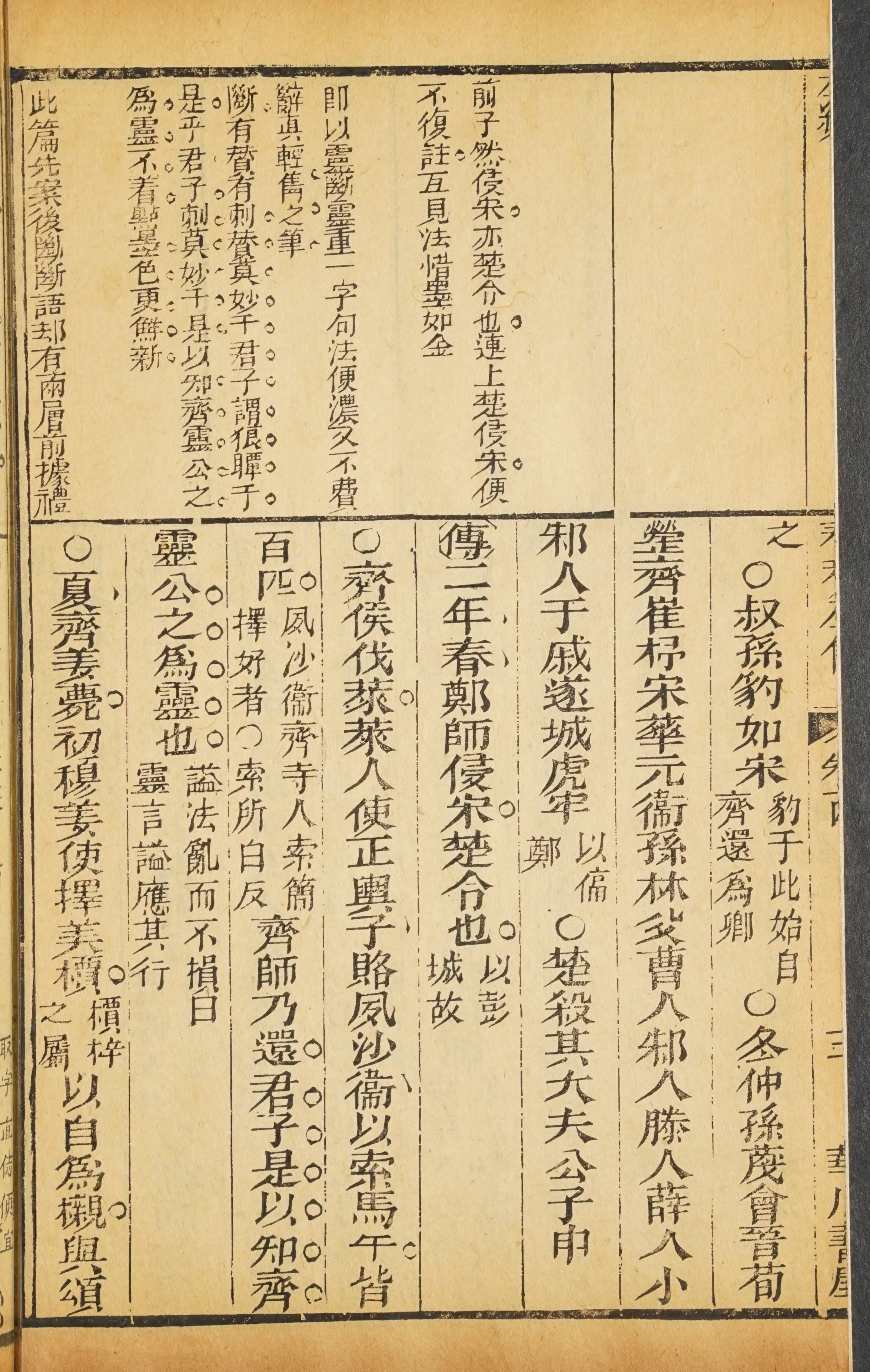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 荀偃不書非元帥 敗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於是

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獻子自鄫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焦如字一在堯反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爲韓厥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酇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疑○酇才河反又子旦反○九月邾子來朝禮也邾宣公○牀襄公新立故曰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小事大大國聘焉大字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分承朝聘總結禮字小小處無一筆無法者

闕猶過也禮以安
國家利民人爲大

經 庚寅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無傳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休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月經誤○睔古困胡忖二反(林)成公卒子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謚法執心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正義曰葬而稱謚禮之常也晉申生母齊姜齊女姜氏彼非謚也故此須明



前子然侵宋亦楚令也連上楚侵宋便不復註互見法惜墨如金

卽以靈斷靈重一字句法便濃又不費辭眞輕雋之筆

斷有贊有刺贊莫妙乎君子謂很睥乎是乎君子刺莫妙乎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不着墨色更鮮新

此篇先案後斷斷語却有兩層前據禮

之

○叔孫豹如宋 豹于此始自齊還爲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 ○索所白反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 檟梓之屬 以自爲櫬與頌

直責其逆後又引詩曲譏其不哲而引詩又有兩層前順字猶只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字祖字非但使姜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妣而逆祖說進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末不更着論斷蓋意已具于中二語矣

前詩順頂道字後詩倒頂姑字前詩之評在後後詩之評在前分明將兩詩分在兩頭而以評語安在中間作轉棙也與賦嘉樂篇同法

擇字見費苦心美字見非易得自爲見婦不養姑君不承畀絕妙筆法字字伏一篇之案

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取字直德便宜）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孫於是爲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虧姑成婦毋乃爲此櫬美耶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召

此文爲後子駟從楚同盟于戲數篇提細直貫至三駕以後益又一轉關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官命從晉從楚都有啇識議子駟固一時後點之雄矣息肩集矢下字甚新　讀鄭伯語使人感恩報德之思藹然而興

結抱中間又顧起句語簡而意足

萊子○(林)萊姜姓故○正義以爲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特以其小國意陵蔑之故召使從諸姜婦後耳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爲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在此患不爲他人蓋在已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于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爲正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請城虎牢不唯偪鄭兼可謀齊文從憂
鄭說到憂齊從憂齊說到請齊從請齊
分出得請不得請兩意往復却一筆仍
收到請城虎牢上來總見不論得請不
得請而城虎牢之策善之善者也通篇
極贊獻子筆意圓活如珠走盤

說到不得請便敗興矣看他疾轉合請
城虎牢應起善字一贊爲極鬆之筆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
先君意 ● 補正日官命猶言公命
○會于戚謀鄭故也 謀討之 ○鄭久叛晉 孟獻子曰請城虎牢 自是頁策 此事前
以偪鄭 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
文不見順筆帶出非補敘例也 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鄫崔杼
之言今不來矣 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 帶定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 三國齊之屬 寡君之憂不唯
○謀鄭一筆 言復憂
鄭 齊叛 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 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
以觀齊志 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 若不
得請事將在齊 將伐齊 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 城虎牢足以服

未城則不唯鄭之可憂若城則豈惟寡君之賴詞意亦前後相應不獨五請字顧盼有情也　以一吾子領下兩吾子一寡君帶上兩寡君用筆無一毫偏枯最行文者細處

此節句句結應前篇孟獻之謀誠善知武之言亦實佳看他明明數言有許多揄揚在內究其謀定而事無不成也

書法下不加斷語以註解在上文也與殺胥童傳同

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傳言荀罃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辛卯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林〕楚始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樗勑居反〔林〕晉地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樗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林〕雞澤衛地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事故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此篇寫子重奔命結局益欲報仇雪恥而反損其恨也前案後斷以所獲不如所亡句爲主下即將以是咎子重轉落帶議帶敘是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獲廖取駕兩事可以連敘偏以子重飲至爽寫在中間不惟敘事變化亦令所獲不如所亡分外興慨也心疾之根正伏于此左氏傳神之訣亦正在此

盟在秋長曆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林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于是始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 ○簡選練 克鳩兹至于衡山 ○鳩兹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皐夷也衡山在吳與烏程縣南 ● 補正曰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兹不遠

高與 得意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 ● 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皆與杜異存參 以侵吳 ● 子重既克而歸此乃別將林註子重止于衡山别歸在喪師之後矣何飲至之有 吳人要而擊之 楚甲在外吳 ○

分叙獲廖取駕後又總括兩句低回惋情使人不堪無此則所獲不如所亡句無力寫心疾亦不見神理矣

先寫克至次寫飲至一實一虛伏所獲案先寫獲廖次寫取駕一詳一略伏所亡案後以一筆總斷章法極參差極整齊

凡三寫稽首筆意與葵丘玉寫下拜同

兩在字相映有情見東表與仇讎近而與天子遠故望君如望天子也此立言之意可謂卑而不諂矣

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只歡喜得三口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雨事分承必用順逆法轉方緊而變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接簡捷之至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地下見子反不知作何語憂恚故成心疾

○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

左繡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然一經謀破便不留餘地文妙于籠絡也以謀不協難爲不協針鋒相對使于載下猶嘆其詞令之工

以不易不戒陪不協未可謂文筆專在此亦未可謂文筆不在此也

此篇前案後斷作兩截讀君子謂祁奚能舉善一句提起下分兩層一虛一實先引書稙以祁奚之謂次引詩結以祁奚有焉兩應提句而能舉善獨于第二層一順一倒連點兩遍以應之既變化又均勻也 敘是三項下兩層亦都三

○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吳新勝楚故）鄭服在前年 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于耏外（與士句盟耏水名）

○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解音蟹）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排說去合之便通體成三疊文法相題

立格自古已然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亦不待註也又問乃重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上段一嗣字只此三句針線細密極矣　兩也可與稱解狐亦用一順一倒之筆

忽將善字合到祁奚身上更進一層贊美不盡極有精彩文字　不諂不比不偏就心上說得舉得位得官就事上說唯其有之于心故其事似之于外下一層即串說上一層耳

劉開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謂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孫執升曰三事未皆美談後世欲中傷人者則託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

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正義曰讎者相負挾怨之名此當是奚負狐非是舉之以解怨故曰不為諂也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正義曰祁奚為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子是舉其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林官亦位耳文勢之變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正義曰三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服虔謂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狐未居職而死何成事之有能舉善也

欲營私者則託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熺遂令人有善不可為之慨然卒不能貽譏於首善之人惟平日有以信其君亦必舉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蓋有苦心矣

前會蒲不至越六年而後會鍾離今雞澤不至越二年而後會于戚一是見厲公討曹而來一是見悼公和戎而至也想言夢于此亦大斟酌在

小國以大國之畏為榮大國亦以小国之服為榮也看使和組父告于諸侯有多少光彩在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已者也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頃公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 告陳服

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此篇于叙事中步步着描寫之筆又開後人無數法門其叙魏絳執法從罩本只數語可了只因晉侯一怒便生出許多波折故此文叙魏絳事却全注意晉侯開手從晉侯之茅叙起便伏通篇之脉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禮絳者亦在此篇中如讀其書跣而出都着意描寫而終以晉侯許魏絳能以刑佐民作結蓋論事則以魏絳為重論文則以晉侯為主作者筆端經緯如妙手畫松雙管齊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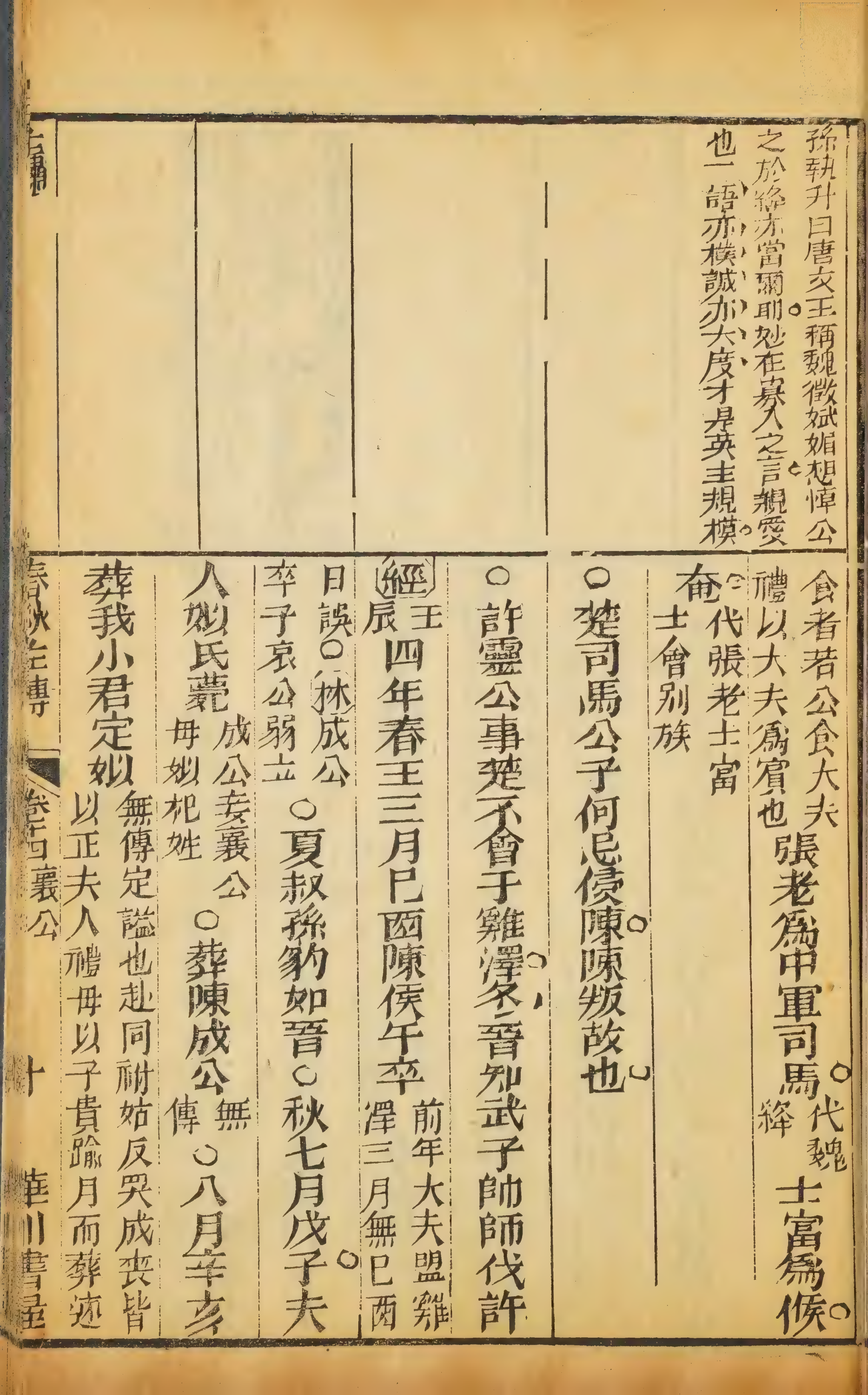
羊舌赤不解之解不讚之讚絕妙辭令若一語鈍置則通篇少神理矣

授書讀書另一排場妙在插入絳將伏劍士張止之二語便是一面授書一面伏劍一面止之一面讀書緊接下文一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 行陳 魏絳戮其僕 僕御也●正義曰以車亂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也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駁詹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 將伏劍士 伏劍一作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也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此對亂行說 林註順承上命莫敢拒違欠明 對起 ○側重 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

面讀畢一面跳出看皇華遽寫得一肘
情事奕奕紙上直寫生手若移在請書
後則不惟文章失勢首國君臣英氣勃
勃處俱描寫不出咀華言亦云
魏絳語語以揚干件說而語語歸罪于
已極善立言所以動明主之聽也
公語亦先以揚干魏絳對說而歸罪自
已語語對針無一字落空
卽以晉侯讀書作結帶敘帶敘照應首
尾章法渾成一片若讀了魏絳又讀晉
侯便與通篇串敘格律不合
俞寧世曰將伏劍辭得爽跣而出悟得
快言絳至此處間不容髮着讀辭從公
口中讀出方不費筆墨拙手遂節爲之
迂緩而神氣亡矣 絳詞婉勁公辭坦
直語語相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各對說 又側說
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竟歸車自已矣用鉞斬揚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
於司寇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死古作尸 公跣而出 跣先典反 與音讀其書尚寫作章法 曰寡人
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聽絳死 敢
以爲請 爲重過 請使無死 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
之禮食使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 食○食音嗣又如字●正義曰禮



孫執升曰唐文王稱魏徵嫵媚想悼公之於絳亦當爾耶妙在寡人之言視受也一語亦模誠亦大度才是英主規模

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也張老爲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爲候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 壬辰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前年大夫盟雞澤三月無己酉日誤○(林)成公卒子哀公弱立 ○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無傳定謚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此段以陳爲主。獻子語所以陪起下文。見晉猶知時，可以陳而毋禮乎。在大猶有咎，卻又暗映晉作同環之筆。碁賓既引主，主不可不顧賓，此法無古今一也。

○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爲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鮦陽縣南○鮦音紂一音童　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　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爲非時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爲下陳圍頓傳

此篇與甯武子相以然彼處粧呆到底此又舍大重細倒置懸絕一似使乖弄巧之尤者逐介一樣意思變作兩般局面前半整整三段後忽化作五段而第五段中又自化出五句串作章法前整整兩不拜一三拜後却從三拜中亦整整分出三個敢不拜以配之尤妙在鹿鳴四牡本與下皇皇者華爲類調法却與上三夏文王一般拼說牽上搭下極整之中有極變之妙左氏章法眞出奇無窮也

兩番不拜幾疑又是甯武舊套不意忽然三拜又出意料之外故兩不拜不問至三拜而後問也問意拜不拜乎而畧重拜細故答者亦于大畧而于細之細者特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武子聘在元年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鍾而奏此三夏曲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 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 歌鹿鳴之三三拜 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行人通使之官○員音云 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 藉薦也 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王云三禮字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元侯牧伯○正義曰牧是州長伯是二伯皆諸

右總合共大而重拜其細中間一語恰作上下關紐妙甚

得此一變上四段都不覺其平淡矣妙法　總提一句總束一句小段中又自成片段也

侯之長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叔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林謝晉君嘉己之意此所以一拜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詩言使臣乘四牡騑騑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林謝晉君勞己之意此所以再拜　代一句絕妙鋪排法　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于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諏子須反　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

送字分疏可謂細甚

王彧庵曰失禮之愆已則弗恤是矣然晉之失難深責也故不拜答之略而三拜答之詳所以掩其惡而揚其美也于五善詳之又詳將失禮之愆洗滌淨盡所以頌其德而釋其愆也辭令固宜如此然非妙手孰能傳之

此寫季孫目無君毋前為匠慶正論所責後為匠慶權術所制未引志作斷恰好上句結前一層下句結後一層又意簡而足也

三項以無櫬為主杜註甚明

問善道○[林]此句乃總說詩中諮字之意言訪問善道乃謂之咨　咨親為詢　問親戚之義　咨禮為度　宜問禮　咨事為諏　事問政　咨難為謀　難問患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五善謂諮詢度諏謀○[林]謝晉君教巳之意此所以三拜○正義曰教之咨人即得一善故并咨為五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　匠慶謂季文子　大匠○匠慶魯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　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　不終君也　○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所謂莫謂夷甫令日不言也　君長誰受其咎　言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為已樹

左繡

畧言隨意取些原是不成喪之意匠慶承其隨意之言將錯就錯取六櫝而用之亦原是叔君之意直作不以道取語太實否

前從寡君說到官命後從執事之命說到寡君一往一復恰好相對中間却將都無賦于司馬夾入作承上轉下之筆後人有所謂中組格者大都不出前人範圍也　中間一筆前不承後不接然去此即又上下都不屬奇甚

兩願字亦兩路對說人好以散論古文我獨好以整論古文二者未知孰優然

六櫝於蒲圃東門之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櫝欲自爲櫬匠慶請木亦觸子爲定姒作櫬季孫曰畧君長誰答之言耳不以道取爲畧匠慶用蒲圃之櫝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鄫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鄫今瑯琊鄫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于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見是落得做人情者鄫無賦于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爲

欲初學細心法古姑從其輕者

此篇以叙議夾寫之格運添賓陪主之法前半極言伐戎之害後半極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幅忽將好田間斷作波以賓稱主以主包賓合之便是後入兩頭遥對法門左氏蓋無格不有也

戢論和戎只末段足矣然殊苦寥寂添入中間一段諷諫遠引許多故事便增許多排場最是憑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爲罪 闕不共也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借鄫以自助 晉侯許之 爲明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間伺間缺○伺音司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林子爵也 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于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于戎而楚

二一俞云數語得重內輕外之義○三 四○ 五 按

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諸華中國 戎禽獸也

左繡

孫執升曰一篇離離合合正正奇奇有意無意無情有情敘事議論妙絶今古

起數語須看眼彼納皮干我而請和則有五利後世乃我納幣于彼以請和利不五而害且十矣

戊戌先有五不可却用暗說散說與後明說整說相對而不犯複也

有窮后羿究說四字却又縮住使人作闇而疑細聆而悟國策海大魚便是此種筆意洵為譎諫開山

不修民事是一篇立說之主德字亦一篇線索看他處處提掇

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徐評從此生出后羿一段似鑿）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羿何如（唐曰士文其詞未畢即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便緊接此句寫悼公英氣勃勃）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鉏仕居反）恃其射也（射）（羿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浞仕角反）伯明后寒棄之（按正義云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棄不收采林註謂伯明之君惡其好讒寒

中間醒有窮一筆回顧提句有法

乘之而不用非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亨普彭反●正義曰家衆羿之家人反羿從浞據孟子乃逢蒙也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國門、、、○殺之于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

引來以羿為主故將浞亦歸併有窮。此賓主不雜法。下引虞箴亦所以証后羿也，非另起一頭。有窮由是遂亡，結有窮后羿句；虞箴如是，結虞人之箴句。每段各自呼應，各成片段之法。

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豷許器反 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禾反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燼才忍反●正義曰燋燭既燒之餘曰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敢有窮之號●補正曰此承死于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 俞云又起一波亹亹不倦○○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 虞箴凡三易韻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芒遠貌畫分也 經啟九道○啟開

前面笑說至此方自註明文勢跳脫○又中間說了許多閒話只一筆束住疾轉本題寬便極寬緊便極緊筆法如印沙畫泥也

九州、、之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林)民有寢以安其生有廟以祀其死獸有茂草以棲其形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冒莫、、、報亡北二反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正義曰杜讀爲重累之重故爲數也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家叶姑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俞云疏五○利不数去國屯田奏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

首二利收應民事中二利收應起處新服勞師末一利收應好田并結獲戎失華總貢字字詳密無一閒剩

結三語收盡通篇末句結中段中句補筆應前不修民事句并結許多民字首句結兩頭先結主次結賓章法完密筆力簡老絕佳

朝謂文字不嫌惡道詞醞藉而法主緻也讀者於此知雅俗之辨則得之矣

正義釋言云荐再也孫炎云荐草生之再也服虔云荐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按此亦有聚意

土可賈焉一也○按國語云與之貨而易其土邊林註上地所産可資商賈非是

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林耕曰農斂曰穡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

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

著其姓而諱其名却寫其服并寫其貌使人宁之宛然笑矣石止也與于思之謳恰作一對而用意更巧用字更精因敗狐駘遂摘一狐裘以黠桼之因敗于邾遂連呼朱儒以點桼之同字相嘲同音相謔精巧絕人而一起一結中又以小子胡陪逢我君亦嘲謔在內章法一絲不苟笑駡文章不謂奇雋至此　雖嘲謔而其音殊哀其節殊促其辭殊怨弄細味之與于思情事固各別矣唐錫周曰蛩呼一臧字與詩惟暴之云單呼一暴字筆意正同

臧紇武仲也部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勅才二反番本又作蕃應劭音皮○正義曰汝南陳子遊爲魯相蕃之子也國人諱之遂爲皮音因而不改也

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髽側瓜反結音計本義作髻○正義曰髽麻髮合結謂枲麻與髮相半結之也此從鄭衆說馬融以爲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于頞上鄭立以爲去纚而紒皆非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裘支韻音奇詩秦風錦衣狐裘叶梅幽風爲公子裘叶貍此誦叶駘張天農師云駘音詒從台得聲即書祇台之台也六句凡三易韻

儒作轉換妙　句法倒換

我君小子朱儒。以小子陪朱

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

書魯人諱之

○朱或作

經 癸巳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産父○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闕○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穆叔使鄫人聽命于會故鄫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于戚○休於是盟于戚吳初與諸侯盟也不書盟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終諱

留註解在後便令上愬戎于晉處省得一筆

之見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無傳　○冬戍陳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命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林戍不書惟悼公之戍陳鄭也則書之　○楚公子貞師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鄫聞其見伐遂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蔑周室故告愬於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

所謂社稷之臣

不過平平敘去而兩使字對說兩諸侯字中間承接兩故字兩且字一順一倒仍自有線索在一絲不亂也

于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

○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覿見也前年請屬鄫故將鄫大子巫如晉以成之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會大夫也豹與巫俱受命于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

○吳子使壽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

此一事兩斷法稱國以殺罪在壬夫文
却注意在共王故敘事解經先以貪也
一筆抹過即便轉落謂共王于是不刑
由賓入主緊捷可愛
趣于一行敘得輕脫隱隱有無信二字
在筆墨之表妙矣
以不刑句爲主責其殺人以逞也病根
卻在無信故兩引詩書以証之而評斷
安在中間作轉棙此亦左氏慣用之法

衞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

○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然經與過雩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雩而獲雨故書雩而不書旱

○楚人討陳叛故也討治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于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爲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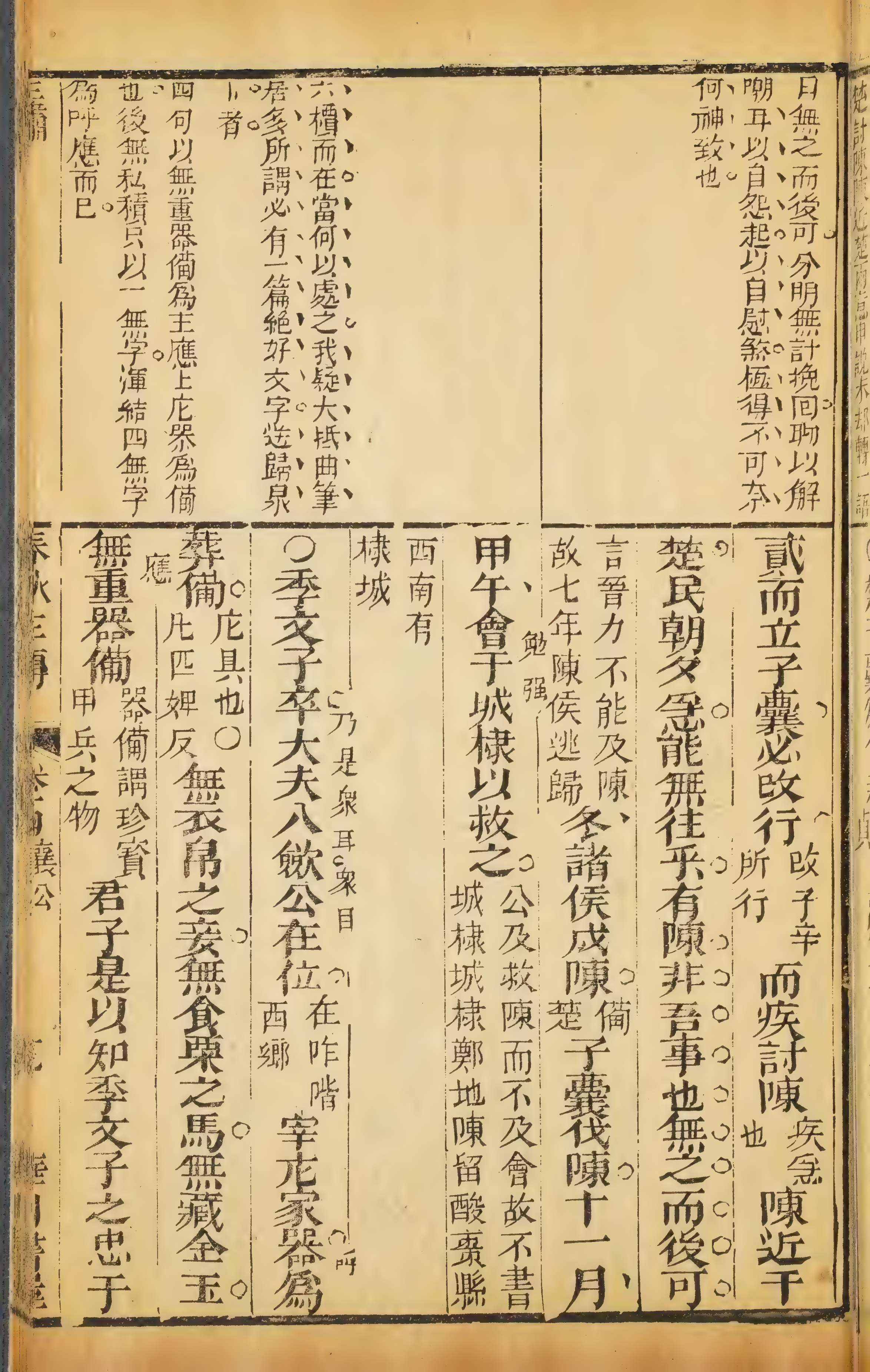
可見字小之難。前云比諸魯大夫。今則仍還其爲鄫大夫耳。

開口一語。活寫出茫然自失光景。下以楚討陳。陳近楚兩意申說來。却轉一語

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扃工迴孔頹二反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爲不可 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今大禹謨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蒞不以盟告廟 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爲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鄫人所以見于戚會

○楚子囊爲令尹。公子貞 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日無之而後可分明無計挽回聊以解嘲耳以自怨起以自慰煞極得不可奈何神致也

六櫝而在當何以處之我疑大抵曲筆居多所謂必有一篇絕好文字迸歸泉下者

四句以無重器備爲主應上庀器爲備也後無私積只以一無字渾結四無字爲呼應而已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勉強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西鄉在阼階乃是泉耳泉目宰庀家器爲所葬備應庀具也庀匹婢反○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公私三字相應○積子賜反[林]觀其恭儉于私家可知其忠愛于公室○正義曰季孫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初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爲相三君也

[經]甲午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林]桓公卒子孝公匄立○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

此篇是合傳體兩兩相形一是私仇一是公惡一則有初鮮終一則愼終如始特特以相反者相並作著蓋有世教之憂也　華樂兩人又以子蕩爲重看其平起側入處有手法在三相字雖是華弱自侮到底樂轡占强

起三句以敘爲議簡括輕活未佁損友面交凶終隙未一筆寫盡而神致如生妙甚

末句正與首三句相對首句所謂小人如醴甘以壞也末句所謂㳟而有禮皆兄弟也曰如初可見不增不滅何至始相愛而終相仇乎　以子罕相形華弱

左繡

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戲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追忿所以得安○按補正傳氏曰子蕩巳出子罕不復追其射門之怨

乃一傳之主

兩句一叙事一述言亦一順一逆也

若趙盾之于賈季也據此則正義以亦逐子蕩爲子罕之言子蕩恐即被逐故射子罕之門宋不逐子蕩故子罕善之

如初者未確

○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鄫恃賂也 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 平四年狐駘戰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 鄫屬魯恃賂而慢莒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故晉責魯

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始代父爲卿見大國且謝亡鄫聽命受罪○正義曰昭二年晉宣子來聘傳曰告爲政而來見也大國正卿尚然故知此見爲

追敘變格換出許多筆法第一層用於字第二層用及字第三層用一而字于日月之下由後遡前從頭至尾更多少年做多少事卻只用三虛字串成一片否則零星不可收拾矣用筆直有編珠織玉之巧也

三筆前一筆是追敘故用於字第二筆是正敘故用反字第三筆是帶敘故用而字而前兩筆作提後一筆作煞前偶後奇章法于參差中極整齊

始代爲政也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于堞○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墻●正義宜十五年傳曰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堙爲土山使高與城等而攻之也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當是二人帥棠邑兵來解圍也看下奔棠不別言棠大夫可見齊

丁未入萊萊已滅矣因萊君奔棠故必滅棠遷郳而後書滅萊蓋國亡君死曰滅也　一路圖萊入萊獻萊遷萊極寫萊事寫得極清晰滅萊于起手點出敘事便只寫一滅之不復再用重筆此皆虛實伸縮變化之所在

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棠來○解圍故）（帶筆等）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遷萊子于郳國）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厚高固子）

〔經〕乙未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假事難而城之）○〔補〕費季氏邑自城費而季氏始強○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無傳為災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分明譏其不能敬天勤民然直說吾乃知有鬼神便沒趣文妙于隔一層作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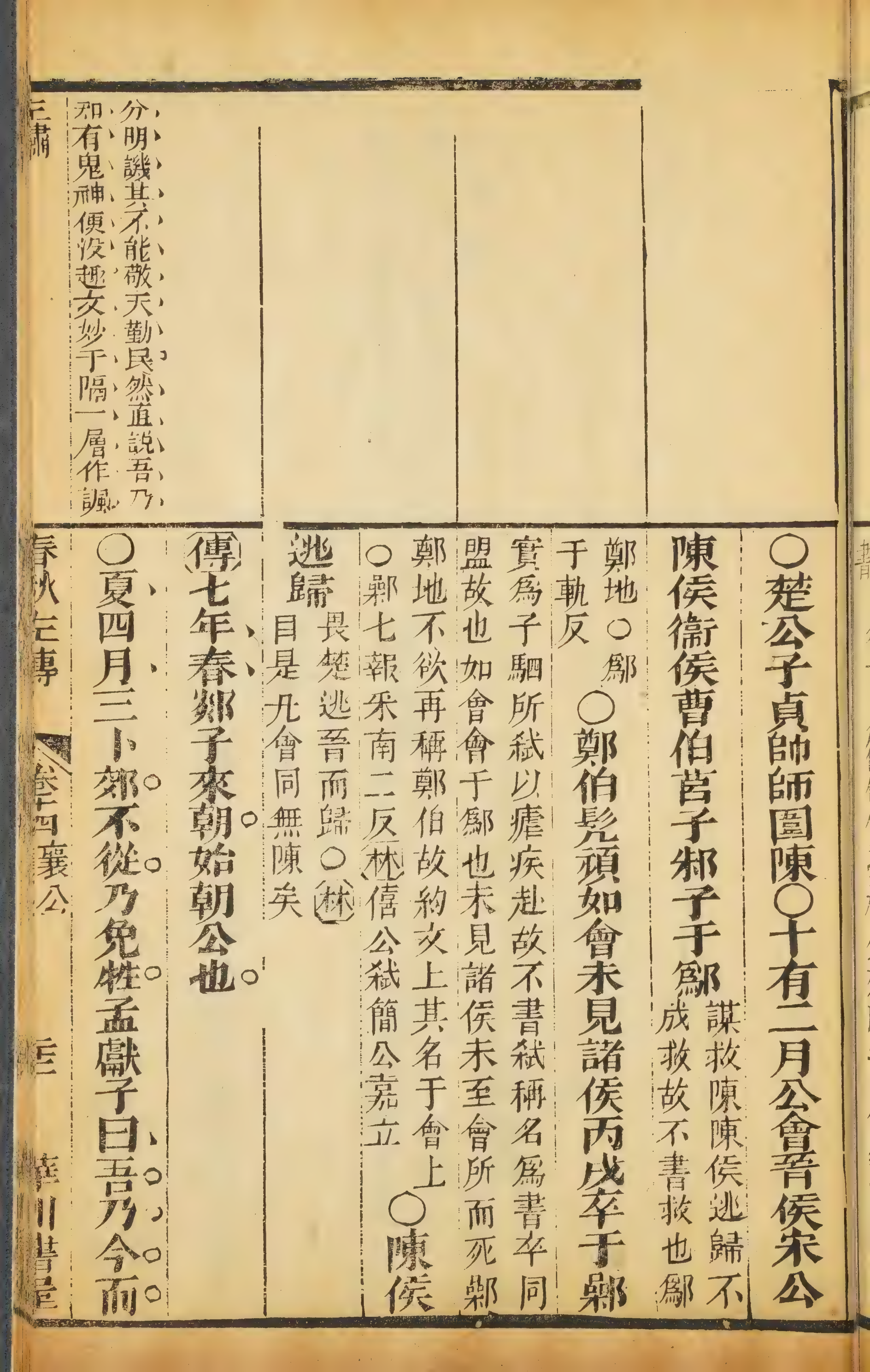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鄬鄭地○鄬于軌反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爲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爲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于鄬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而死鄵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于會上○鄵七報采南二反林僖公弒簡公嘉立

○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林目是凡會同無陳矣

傳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



刺也連寫四郊字亦纍纍如貫珠第一個郊字作提中二郊字接連末一郊字作煞無筆無結構

多與是媚遺城費節所以善季用意甚曲而便也從季入遺從遺歸季叙事亦只用一順一倒法

杜註甚簡雋有筆

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虐之]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亦冷亦雋

○南遺爲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爲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强

槐乃祖矣

○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郯子也

○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

無忌讓位立弟兩截都引詩見意而以讓其可乎立之不亦可乎作煞似是對說煞請立起也即從讓其可乎拖起作一句讀故後以立之不亦可乎一句應之而以立字可字作倒換之筆兩層仍一串也起之可立不用實說只虛提一筆隨以田蘇作証即好仁之目亦不用實說只虛點一筆隨以引詩釋詩作斷筆筆嵌空玲瓏具運實于虛妙法

聘在元年言國家多難故不時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大夫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義取非禮不可妄行●正義穆子引之言非才不可妄居官位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其命言已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提筆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唐云○輕○圓○敏○捷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助也景大

左繡

正直二字解得明晰有意味

孫執升曰交游之道通于事君猶可想見三代君臣之際非特遜讓爲美也

此篇描寫辭令評斷色色精妙總以簡雋擅場

公登亦登亦無慢容兩句對看一伏衛字一伏委蛇字末以一句雙結兩層章法細密

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直之人與之竝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 恤民爲德 靖共其位所以恤民 正直爲正 正巳心 正曲爲直 正人曲 參和爲仁 德正直三者備乃爲仁 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應筆 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 庚戌使宣子朝遂老 韓厥致仕 晉侯謂韓無忌仁 亦卽以仁目之 使掌公族大夫 爲之師長

○衞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 而尋孫桓子之盟 盟在成三年 公登亦登 禮登階臣後君一等●正義曰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納賓賓又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鄭玄云先賓升二等然後臣始升一

穆子辭令極其安頓委婉不說客當後只說寡君未嘗後不說客太過只說寡君未知所過說到本人只輕輕一點便住蓋惟恐其有慚色也筆意與滕薛爭長篇正同

委蛇是絕好字面一經洗刷便有許多破綻自借者詩後不謂又有此訶駁也匡說詩而解此頤

等也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竝登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林〕寡君未知何所過失而致有此不遜●按過字對後字說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也似較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無辭亦無悛容明知無禮且示從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順貌詩名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委於危反蛇以支反謂從者也從順行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補正傅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可以自得橫不順道而妄焉自得必毀折矣

此篇叙子駟弒僖公卻重叙僖公所以見弒之由以三不禮焉作章法又寫三及字以配之皆唯恐文氣平散之故尤妙在前是追叙後是正叙中間將罕豊一廢一止作一停頓令文勢欲而復舒若將三不禮一直寫去成何結構耶來病君子所以爲瘧今三不禮于其臣虐亦甚矣固當如其疾以名其死耳

謂楚人不言其故留于下告陳侯語中見之亦詳一略二之法

○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晉會諸侯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魯成公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 子豐穆公子 及其元年朝于晉 鄭僖元年魯襄三年 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鄬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傳言經所以不書弒 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僖公子

間架

再將兩人一縮轉出子駟有定要弄出耶

○陳人患楚 楚圍陳故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

往來一字相映亦小小顧盼處

○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正義曰於時楚師圍陳使公子黃往入楚軍也

楚人從之○爲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鄬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鄬會所以不書救

經丙申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

兩子駟接連便將彼謀此先分在兩頭作順領倒煞之筆下一殺一奔亦準此落筆而句法短長不倫讀去使人不覺極淡文字都藏得匠巧在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變尤多以子駟子孔等各出意見築室聚謀晉悼

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師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為下會邢丘起本 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稟其多少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 節下六人前總後分 辟罪也加罪以戮之○看後十年盜殺子駟傳註熙當作嬰許其反孫擊孫惡出奔衛 二孫子狐之子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侵蔡欲以求

楚共又皆兩不相下而此篇特寫一童子有料事之明爲下数篇作提綱也子産一生事業全在安頓兩大國得法此處叠見頭伯敵情國勢只数語斷定子國有此子直當權彼烟搂矣

前寫國人皆喜後寫子國怒之都是反襯法愈見子産之不凡也　首句提起中四句晉楚分兩從字接連後四句晉楚合兩鄭字接連用法圓密

唐錫周曰後半部左傳全賴此人生色至此方見于書嘆叔度來何暮也

首句提起中叙兩層聽命字會字寫兩遍一順一倒總不出此法　兩層當以不書大夫爲主因獨書鄭伯故提出另

媚于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　鄭人皆喜唯子産不順　子産子國子不順衆而喜　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　着一不字語意便曲　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　前不點幼字此處帶出妙筆　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　晉難重煩諸侯故使大夫聽命　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獻蔡捷也　大夫

左繡 叙而輕重詳略章法即於是乎在

此篇寫鄭從楚爲下晉伐鄭張本起手一行立一篇之局討其侵蔡先伏後半伯駢子見兩篇文字欲從楚領前半子駟一篇文字欲待晉領子展一篇文字而二者以從楚爲主故前兩段都以不亦可乎對敘以平應兩提句中間單就

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莒既滅鄫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旱也。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林 果如子 庢之言 俞云 提

二句寫出發言盈庭又伏欲字

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蟜子游子子展子罕子 俞云該國耳

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從楚側結卽帶起下半篇以收拾從楚不待晉之局蓋前平後側以中緊格運兩截對講之法者

前平後側妙在一使王子伯駢告晉句解說從楚一使行人子員對之却句句詰責不待晉對鋒緊對仍與上截兩兩相配章法勻稱參差中自有整齊非率爾所能夢見也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令都是絕妙文字　上兩對在煞句下兩對在起句總一倒順法

唐錫周曰此篇敘鄭人從楚第一段謀從楚也看他用姑從楚三字第二段不欲從楚也看他用完守以老楚五字第

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淸遲喻晉之不可待〇林黃河水濁千年而一淸

兆云詢多職競作羅　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既卜且謀之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

謀之多族民之多違　〇族家也〇林鄭之主謀多有族類民各有心多相違戾

事滋無成　滋益也

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　此是主句以下皆曲說申說

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　再申說

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二竟晉楚界上

〇林犧牲以爲盟玉帛以講會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　唐云此段以民字作骨

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該孔嶠罷句起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　謂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

三段決計從楚也看他用請從楚三字第四段鄭告晉從楚也看他用受盟于楚四字第五段晉責鄭從楚也看他用即安于楚四字前後貫穿極草蛇灰線之妙　通篇作一緩筆行讀此評脈綫最清

子駟引詩開口便揭待字至後半却又連用待字益以不待爲待也立說亦巧矣

子展語又自分兩層對說上層先說楚不可從却以晉伴說下層轉出晉之當待却以楚伴說文意甚密

中間再引詩即前周詩之意復說一遍以便專斷從楚也前三多字此一多字極言用謀之非乃所以伏不使一介行

會鄭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 四句對說以不可從楚爲主言失信得楚不足貴 親我無成 晉親二句雙承 鄭 鄙我是欲 楚欲以鄭爲鄙邑而反欲與成 單句煞 不可從也 言子駟不可從 單句轉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正義曰八卿者據九年傳荀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魴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亦用對說以必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 唐云此段以當待晉爲主 舍之聞之 舍之子展名 信字作骨 亦用雙承 單句收 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爲政是非相亂而不成 發言盈

華川書屋

李之根爲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眞鬼神于文者矣

告晉語句句稱功郤句句卸過句句苦惱郤句句理怨極利之口極曲之筆

庭誰敢執其咎言謀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于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補正曰古人有以匪字作彼字者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是也○鄭玄以匪爲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圖遠近也亦通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騑告于晉伯騑鄭大夫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

同顧起手一筆

一片苦衷可為情辭兼到者矣。不防一大敗闕被晉拿住便將許多巧話一概不理只將敗闕處劈頭駁詰百喙莫辭無此快筆亦對不過上面一篇妙文耳解鈴原是繫鈴人作者胸有智珠乃出奇無窮至此。俞寧世曰驅偏而展正然兩段議論各有精采鄭曲而晉直然兩段辭令[illegible]有風致

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相救也遑暇也啓跪也○跪其委反○李巡曰啓小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申說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再申說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亦同顧一筆○對二三臣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介[illegible]賀反○對無所控告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對不能禁止。俞云又收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

此篇竟是整對格自公享賓出以及賦詩贈答無不相準而立上半多賦角弓句下半恰好以知禮之贊對之妙甚兩承命各就所賦洗發武子妙于寬說暗說宣子妙于切說明說一則妙于此方一則妙于引証而都于所賦之詩有情有文此種風流誰與繼起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此一篇都從此落筆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摽有梅詩名南摽落也梅盛極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宣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敢哉言誰敢不從命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婚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匄也

敢不承命一句應上段起結兩句此筆法之周到也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廢命欲匡晉君 君子以為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正義曰文九年以形弓當甯俞故甯俞不敢受此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為知禮也

〔經〕丁酉 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有一月己亥以長曆推之十

此篇前叙後議前寫人事後論天道然二師微亭之言更從人事引到天道士弱在道之對仍從天道歸到人事叙議回環章法一線

提一句起以下分四段第一段從火所未至說起末以表火道應之次以奔火所相對作章法

二月無巳亥經誤戲　○楚子伐鄭鄭地○戲許宜反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政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宋華元有大功故使元子閱繼其父耳子罕賢知故特任之齊管夷吾魯叔孫婼皆位卑而執國柄也或云但為救火之政看後鄭人討賊宋人獻玉抉築臺之謳削向戍之賞非政卿之任而何　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正義曰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之長令各率里內之民救火也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　大屋難徹就塗之　陳畚挶具綆缶○畚簣籠挶土轝綆汲索缶汲器○畚音本挶九錄反綆古杏反轝音預　上三句器用下三句人事　備水器　盆甕之屬○甕戸暫反○鄭云甕如甄大口以盛水　量

第二段討左討右對說又帶一亦如之與上相對作章法　此三項參遍作兩對對法整而變乃牽上搭下慣用家數也

輕重計人力所任　蓄水潦積土塗○二句備因災爲亂　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行度守備　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之○標必遙反　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爲司徒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正義曰司里所使遂正所納皆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正丁也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爲隧納聚郊野係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　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爲右師討治也庀其也使具其官屬　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　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刑器刑書○正義曰刑書必載于器物鄭鑄刑鼎而叔向責之晉鑄刑鼎而仲尼譏之此言刑器不必在鼎或書之于版號爲

第三段以庀武守庀府守承接作對儆宮亦附府類叙與上段章法相配

末段享祀類叙作章法

總而言之第一段單爲救火設備第二段三段則另備非常第四段又單爲救火而設起處先盡政事後乃求之鬼神也恰與問天道相承接章法一絲不亂

器耳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鄖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宰也府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敎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蓋其事載之于書故使具官守

令司宮巷伯儆宮變調司宮奄臣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正義曰五州爲鄉鄉大夫毎鄉卿一人天子六卿即以卿爲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鄉正非卿典之但其職掌當天子之卿大夫耳

映下闕伯相土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

此等見左氏精博。概以浮夸少之何哉。

馬祀盤庚皆非禮正義曰此祭非鄉正所爲文承二師令下當亦二師令之不言令者省文也晉侯問于士弱弱士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于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咮竹又丁遘二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內如字徐音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陶唐堯凢有天下號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

此篇零星叙述皆就事行事就事言事末句結出道理知救災備災當盡人事不當求之天道也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之虛翻盡一篇之實也得其筆意有轉無竭矣

俞寧世曰左氏叙火政三則獨此最爲詳核盖因預爲之防故也末結所以得預之故理極精微

註云傳謂穆姜辯而不德今德不足論其辯固可備玩占之一說也有德則合

主大火 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閱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補正曰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日猶言日者謂近日也 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 ○述在其君行道與否耳國無道則禍亂生無一定之象或多難以興其邦或無難以喪其邦不可必知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 宣子聘在八年

○穆姜薨于東宮 太子宮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 始

無德則否一反一正平實中前以然致不可誣也一句爲頓折後以有四德者隨而无咎一句爲頓折自是理明詞達之文

起處一句正叙一句原叙却用一串文法較以初字作另提筆者小别

凡占易老變而少不變故陽爻用九不用七陰爻用六不用八就其變者而占之然五爻皆變反占不變之爻故艮獨六二不變則用八也其不變之爻不先說明留于下史斷點出乃左氏不肯重註故虛實互見耳林氏將二爻不變預

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艮下艮上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 正義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老陽六爲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以變爲占故言九六二易以不變爲占則占七八之爻此筮遇艮之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是八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 震下兌上隨史疑古易遇八爲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而論之 隨其出也 史謂隨非閉固之卦 君必速出姜曰亡 亡猶無也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爲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折之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

註之人之下試問艮初四五另變一爻。獨非八耶何必隨也　艮初爻用八爲澤水困四爻用八爲水澤節五爻用八爲雷澤歸妹。艮之隨當占艮六二爻其辭云艮其腓不拯其隨我心不快史故諱之而改占。隨之六二其辭則又曰係小子失丈夫偏合着僑如情事因更諱而以隨彖爲說姜亦知之而暗以爻解彖也說本補正。

子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士讓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 猶言只此三句

誣也是以雖隨無咎 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爲淫而相隨非吉事 正隨六二所云係小子失丈夫婦人事者絕不諱言無咎

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 於丈夫 而有不仁不 之甚然亦可見其懊悔不及矣 世有所

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

位而姣 爲占得反卦者其里不出乎此 姣淫之別名○姣戶交反又如字又音效 收隨字 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

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 收无咎

死於此弗得出矣 收出字 傳言穆姜辯而不德

○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下競然下層即從上層讓善抽出另講其意原包千擇能而使中兩截仍一串也看其前用整齊後用參差變換處寫得精神勃勃令讀者爲之鼓舞不倦妙極。

上層雖君臣排說然以君爲主故獨用重筆下層以老起以功結中以兩少對小小自成章法可以得其錬格之法矣

唐錫周曰寫晉八卿和睦妙在韓厥老矣四字益無此便只是七個人讓也

吾不能與晉爭能跟前義及敘恰作首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

囊曰不可。呼 當今吾不能與晉爭。單句 晉君類能而使之 遺 所能 雅 哲田反 舉不失選 對句 得所選 選息戀反 官不易方 方猶宜也 其卿讓於善 讓勝已者 排句 其大夫不失守 各任其職 其士競於教 奉上命 其庶人力於農穡 種曰農收曰穡 變句 商工皂隸不知遷業 四民不雜 韓厥老矣知罃禀焉以爲政 中軍 單句 代將 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 使句 佐中軍 偃將上軍 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 對句 黶魴讓起 起佐上軍 黶將下軍魴佐之 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變句 武新軍將 總束兩層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尊官

晉不能爭晉弗能報前藴後叙恰作首尾照應章法隨手便是化之至也通篇極稱晉不可敵乃秦伐而不能報一何矛盾輕輕下一晉飢二字而楚之不能與爭者自在矣此種應法妙在筆墨之外

此篇上叙伐鄭下叙盟鄭兩截遥說而章法實相準而立上截先叙諸侯從晉許多人下截亦叙六卿從鄭伯許多人作對次寫今于諸侯許多計謀與載書趨進兩邊詞令作對末寫獻子武子論許盟要盟得失前分後合作對蓋上下皆以知罃為主也然只是過接文字直至三駕莫爭方有歸結故兩截皆作不了語氣讀後數篇可以得情事之聯絡

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 軍將 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不及一 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爲十年晉伐秦傳 ○結起句 ○結中段

○冬十月諸侯伐鄭 鄭從楚也 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 鄟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 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 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 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 北門下軍二國從 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行如字道也 甲戌師于氾

矣

通篇作兩半讀上半提筆曰諸侯伐鄭便以諸侯為王合于諸侯諸侯之銳處處提掇不以諸侯不欲戰作收煞下半提筆曰鄭服也便以鄭為主開于鄭六卿從鄭伯直至末連寫終必復鄭豈惟鄭何恃于鄭作收煞各有主腦此片段之所以成也上半乃許鄭成下半乃盟而還相承對結裁配明整分之為二合之為一蓋左法之大略耳　上着意諸侯下着意鄭合之便都以晉為主也妙法

唐錫周曰只為同盟二字羅列晉鄭諸侯苦于人紙上嘈嘈雜雜何等熱鬧蓋寫得勢闊方合同盟二字不落空也其

衆軍還聚氾氾鄭地東氾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餱乾食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鄭圍○林赦宥罪之有過者而後圍鄭

俞云恐

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

字見非心服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

長句轉多而氣勁與下半盟

語相配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也敝罷

俞云此敝楚之法伍子胥用之

吾三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四字轉接勁捷

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

質作者主意是出色寫鄭子駟子展兩人一唱一和便令晉人十二分氣餒十二分沮詐弄得水消瓦解占一毫便宜不得荀偃知罃雖用盡心機只得草草完局結云乃盟而還大有色喪神沮光景後篇不得志三字已躍躍欲動

又曰晉八卿鄭六卿兩兩相對諸侯六夫與鄭大夫門子又兩兩相對妙在晉人一邊但抽出一個元帥一個上軍帥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磨拳擦掌活見紙上鄭人一邊但抽出一個當國者一個下卿其餘聲色不動而讀者心頭眼底偏若無數人劇牙怒目活見紙上洵傳神絕技

左氏叙將佐師番番變換大槪先叙主

可以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息暴骨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芟魚廢反又五蓋反

諸人一筆略過便讓鄭出一頭地妙筆

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

人少便添入盧說二層以足之妙法

●正義曰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云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也晉士莊子莊子士弱爲載書載書盟書曰自令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之罰如違盟公子

○此○是○荀○知○瞻地○商○量○就○者○寫○晉○人○跋○扈

兵次叙某師從之此獨倒轉整整寫四從字葢起句目以諸侯伐鄭而章法因之固相題行文移步換形一定之法也一從字對四從字六個對四個六夫門子對六人字鄭伯一個對晉八卿叙法極變極匀妙絕

陳南園曰前不唯字扎縛得妙後不唯字活動得妙兩下對勘只換中間数字兩頭一字不換遂成絕世妙文

得機

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國

陳云不知誰指妙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强要鄭使其鬼神不獲

唐云五

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十二字作一氣讀

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墊丁念反底音旨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

又曰輕輕遞過有禮與强子駟又賊

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

又曰三字何等無禮

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

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

又曰輕輕遞過一

○叛字子展又賊

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

末段照定三駕落筆于不得志中作一極得志之想收掉有精神

此節亦過接文字起得兗似有上文住得兗似有下文小小涉筆皆有作意率爾讀之則失矣

前篇欲戰不得敀盟又不得許多不慊意此處一筆提出

爾句七字凡三寫門字亦奇

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東旨用之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緊接上篇〇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註作●依門五日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長曆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爲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爲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爲月晉人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

只以兩虛字煞脚者此爲僅見

從閒年說到冠具事極平平有何生趣妙在各加渲染便爾文情濃至光彩照人咀華評云文章之妙全在襯托看他前不過爲十二年後不過爲一冠字却用如許襯托如天半朱霞霏紅映碧何物盲老公撰出種種奇妙令我妬殺亦知言也

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

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

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以字寫出幼小光景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正義曰直言一星知是歲星者五星金水日行一度土三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星一百四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彊一周舉其大數十二而一周故知是

生于沙隨之歲冠于成公之廟亦前後映照成章處。十二年去冠遠矣即曰十五生子猶待三年也而晉侯有命速返國亦等不迭純以君國典禮為周旋世故之具作者隱隱有微辭焉

歲星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 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

孫云說得神來

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又曰答

得鄭重

祼享之禮行之 祼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

以金石之樂節之 鐘磬為舉動之節

以先君之祧處之 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補正魏氏曰祧取廟外之兆域為義祧即廟也

對可字 家無祧耶抑禮樂一之不具也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 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

假鐘磬焉禮也

林得冠禮之正

●正義曰不待至魯而假于衛者及諸侯賓客未散故也悼公欲速故寄衛廟而假鐘磬其祼享之禮歸魯乃祭耳

左繡

子孔子蟜着眼在晉盟只有晉命是聽一路子駟子展着眼在吾盟便有唯強可庇兩路看他既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總是以背爲主可以背爲不背亦可以不背而背從前言之若說我背却原未嘗背從後言之若說我背便背也不妨兩肩都用翻案法開後人一反一復機調兩說騁舌端爲極利之口柄圓之筆也

前盟本有彊禮兩意今前一層只說得彊後一層便暗指禮字說見要盟便是無禮皆立言巧處

結句又作一不了之局總爲三駕蓄勢也同盟而又曰未定固知惟彊是從之故智猶在耳

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潔也〇林不以要盟爲潔〕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又作一不了之局

承上起下文字都無甚出色此獨極寫晉悼勵精圖治一種奮發氣象與叙晉文一戰而霸同一精神也

四語文筆聱鍊與起結相配前點民字後點國字中將國字民字五說章法匀整之至。

末句爲本文作結即爲後文作提妙甚。

迭戰不得志箭肩○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輸積聚以貸輸盡也●補正傳氏曰輸者以車蓄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春秋左傳卷十四終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錢塘范文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巽皋
男 馮張孫近濆
聶孫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二第十五

經 戊戌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地○柤莊如反● 正義劉炫云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

盟得以名告神會得以爵書策今吳未閑諸夏之禮千此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衆故從所稱書吳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偪甫目彼力二反〔林〕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

○公至自會無傳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荀罃不言不親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林〕此三篤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非國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言其大夫〔林〕盜賤者也以賤者而

以解經起以敘事結○凡兩點會于柤首尾複出乃變調也　起結兩點會柤中

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戍鄭虎牢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復爲告命故獨書會戍而不敘諸侯○杜曰虎牢今日鄭虎牢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楚丘不繫之衞緣陵不繫之杞梁山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郛鄟郚繫之紀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杜楚數救鄭矣宣元年蔿賈二年鬬椒成九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爲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爾

○公至自伐鄭

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　壽夢吳子乘○夢莫公反●按搬虜

間却又別敘一會鍾離事與本題不涉變格

戊午會于柤論事本連下請伐偪陽於文則必分爲二方各成篇法也

云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此壽夢乃乘字發聲據此乘當音崇張衡東京賦大丙弭節風后陪乘叶上鍾下宮是也若依乘本音夢當音萌詩甘與子日夢叶上薨下憎是也補正亦云夢古莫騰反一言爲乘二言爲壽夢解作吳子之號未確

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

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爲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

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

此篇叙偪陽傳以偪陽為主起句伐偪陽封向戌並提而重在偪陽文於前半重寫伐偪陽中間輕叙封向戌後半單收滅偪陽明傳主也結處餘波亦合首段照應有情可謂曲終奏雅文字員臨了又轉一境意味無窮此一斑矣

篇中凡三寫荀罃五寫偃匄其寫荀罃也首寫其料事之明未寫其持正之識中寫其衛下之嚴決幾之果為一篇主腦其寫偃匄也先寫其高興繼寫其敗興後寫其惹事終寫其着急而中則寫其發劇與苦捋為郊伯襯托兩兩對寫三人才識之不侔一則使人可愛一則使人可笑直寫生手也文處處將荀偃士匄並說無一筆鬆搖意在斯乎

年月一日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虛歎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伏中段○為獻子伏筆○○遙參○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着此語如國手閒中一子妙絕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堇音謹挽音晚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攻之○此段連寫四門字併為仲尼伏○縣門發埀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閉攻門之士也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首也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郰邑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抉烏穴古穴二反出一尺遂反○正義孔子父名紇字叔梁古人名字並言者皆先字而後名故史記孔子世家稱為叔梁紇也服云抉撅也謂以木撅

圖偪陽一段寫得如火如錦極其生動後世稗官家都向此中作賊而不啻金鐵之別既無筆又無法更從何處效顰耶　堇父登堞帶敘事本詳于後却起手先揀一筆蓋為且句伏脈埋應小異頓斷而後另起頭則分外有聲色此最敘事覓中見主妙法　堇父為孟氏臣後將為獻子右則引詩作贊留在堇父甲裏却偏以之傳虒彌蓋借他人以激堇父而鼓舞之也噫妙哉　秦堇父首尾寫兩遍聊人紇倒點狄虒彌傾順點堇父則以主人起主人止只三人而無筆不靈也　第一段以出門首第二段以成一隊第三段以徇于軍三日一樣住法此又參差中整齊分亥字戌片段也妙極　前後詳寫武勇震耳駭目中

抉縣門使舉介　下客人出也　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虒音斯楯常尹反又音尹〕狄虒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百人為隊○正義言其當百人也　又明點一筆　皆語來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上起下使人應接不暇　詩挪風也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　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　詳叙此段為固字下註腳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帶其斷布以示勇○斷徒亂反　透接作重提之筆此段乃一篇中權也　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　請班師

開戎以虜于一替羊來信增不獨孝上起下為章法之妙也

陳南園曰堇父鍾重而來忽見叔梁虎涵名是本事便覺技癢之極適有縣布遂直前賈勇此是忙忙雜雜一時閒事將堇父寫在兩頭中間鑲入抉門建輪二事確是從堇父眼中看出者有情有景視與呆敘三人者何啻天淵

俞寧世曰城小而固已伏難攻以下敘攻城者歷寫奇勇然且不克則師之久淹可知三士皆會人也一會如此則諸侯之師久淹可知接下諸侯之師久于偪陽有眉目有骨力　知伯責二子之言極透徹極婉折又極嚴挺林少知此則救鄭不至敗北荀偃知此則伐秦不至遷延所謂丈人之吉不使弟子得衆

功還　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匃之間也○机木又作几　顧起處二筆

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戍余恐亂命以不女違為亂命既成攺之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數說得妙

斯破得妙不然克矣謂偃匃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將言爾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發很得妙與戍二事反正相應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

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着急苦惱○隱隱有三力士在躬在矢石不間甲午滅之月八日

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戍此句未接

士也然非左氏之筆亦不能曲達使神致如生乃爾

邪伯一段寫得句句怨容可掬兩句提四句結中七句細細鋪落都以大字余字一順一倒爲章法活畫出盛怒時隨口拉雜神理

向戌辭封兩意往復前語上長下短後語上短下長是參差處兩煞句字字工對是整齊處大概不出此二法

上滅之之恰似連解經轉落者叙議交寫錯花舞迹

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言見賜之厚無過此 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宋公

對以與同戌成

片段挿此一段有餘霞散綺之妙

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正義曰皇甫謐以桑林爲大護別名或云湯禱桑林得兩遂以名樂也 荀罃辭之 辭讓 又丈高興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正義曰諸侯樂時王所制大武魯以禘樂享賓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然亦非正猶以十一牢爲上軼與因之徵百牢也 宋以

桑林旌夏着意設名特與前半篇相映成景若在戲劇又一熱鬧排場也或謂左氏未必有意則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沾一爲拈書乎

末段找足伐偪陽事找此一筆意方足色方濃也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倶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識申志反又如字○正義謂之旌夏蓋形制大而別爲之名也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房更衣之舍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祟息遂反

有惡苦惱

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

○仍轉合偪陽可見上文各段是點綴這塊前文耳

晉侯有閒閒疾差也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

一路頫寫偪陽不知何等物色書者重與

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

左繡

一結另以閒情作掉尾如此題應收拾所謂文有首尾者

係揚言曰伐宋以宋公受偪陽故

此條作兩半讀上半鄭以子展之言侵

○詩律紀妙筆法一 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偪陽宗族賢

禮也 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善不滅姓故曰禮也使

周史者示有王命○正義曰霍人猶晉邑之柏人劉

炫云人葦邑大夫如郰人紇者蓋使為晉附庸也

另提作結有汪士[illegible]聲青之數

○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 嘉其勇力 生秦丕茲事仲尼

言二父以力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

此節為下文作引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 宋地○訾音子斯反毋音無

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不成圍而攻其城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鄭而皇耳見獲皆以大夫決之事貫而文析對者也

兆如丘陵人所謂兆廣者也故主寇喪雄若兆璺則御寇者喪雄矣　從璺折大曰兆廣旁歧出折細曰兆璺凶璺音問

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　師數出疲病也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　亦兼受楚之勑命也皇耳皇戌子　補正曰猶云從楚之盟故也　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繇兆辭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　正義曰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陵是也　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蒯孫林父子

兩句提四句應先將鄭字競字順逆回環抽出有災另講三乎字又恰作章法評少而法自精

諸侯有伐鄭之事尚在下文此亦倒插法

著一侯字履霜堅冰積威約之漸也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聞 競

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 蕭宋邑 九月子耳侵宋北鄙

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競爭競也 周猶不堪競況鄭乎 周謂天王 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也

爲下盜殺三大夫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 大子宜賓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傳從而釋之 己酉師于牛首

盈按法。

此篇是子駟子孔合傳作三段讀首段子駟當國末段子孔當國前後遙對中間子產枚盜承上聚亂引下定衆作轉棙之筆尤妙在後半子孔事先伏于首段之中末段子產語不惟為子孔說法亦所以暗縮首段總斷作結也文只隨事平平叙述而首尾伏應一一自然

此文論經則子駟為主後半乃後經以終義論傳則子孔為主通體乃錯經以合異前半一族字一羣字五盜字後半七衆字兩兩相映中間又連着盜衆二字上下作關鈕分明寫作對局而前云子孔知之後云子得所欲是子駟之見殺于盜者皆子孔為之篇中從子駟叙

鄭地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起下叙○用兩初字雙起又一變調與無仰紲諸見篇用兩初字在尾者同）（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洫況域反）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連此二人都是子孔眼中釘）

起歸結到子孔體方而意圓專截而交貫亦合傳之變而正者也咀華評最透

今備錄之

唐錫周曰十九年傳大書鄭人討西宮之難子孔當罪則左氏意中明明認定子孔是戎首矣此處偏不肯明白寫出但用幾筆旁敲側擊寫得若隱若現而其陰謀乃愈明罪狀乃愈白起處敘五族作亂根由連下三子駟字者見得五族所怨子駟一人耳苟非有人欲代之執政何故波及子國子耳也鄭有六卿撇下子展子蟜二人獨將子駟子國子耳子孔階級次序歷歷註明者所以明在子孔下者不足復忌而子孔位三人下三人為魚肉子孔為刀俎非一日也三人而後書子孔知之首所以明子孔

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刦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唐云兩聞盜在聽夢中與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子孔知之對看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對說以子西陪子產追盜攻盜授甲為門者門置守庀羣司其聚官兵車亦用倒換法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

知而不言實爲厲階也書盜無大夫者所以明諸賊皆無能爲若非司徒調遣斷不能一朝而尸三卿也書子西子產聞盜者所以明舉國忙亂司徒獨閑門高坐也書子蟜助戰者所以明子孔袖手旁觀并不以鄭伯爲念也書子孔當國者所以明子孔快心滿意也書當國後即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者所以明子孔胸中經畫已有成算合子西子展輩不得與之爭也書子產勸焚載書通下幾個欲字者所以明子孔爲鬼爲蜮遇子產眼如箕舌如刀便肺肝畢露無地自容也子孔于是茫然喪其所懷來只得將載書勉強付之祝融而純門之師所以復起也　眞正妙析只司徒調遣何過於周而謚傳有故不死三字也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

唐云此之謂得所欲也與上

子孔當國。代子駟

子駟當國四句逐句對看句句有味也

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正義曰服虔謂舊鄭世卿父死子代今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若然則唯當門子恨耳何由大夫諸司亦不順且先自禁其子子產亦不以專

連寫多人與上五族對

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

欲責之矣

弗順與不遑對

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唐云心坎上事不覺露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

出

難以

至治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

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唐云碩門一針欲爲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復說一遍極其危悚倉門之外衆而後定此時若無子產亦子駟之續矣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所燒逕接師于牛首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分明以虎牢賂鄭耳郈郕此郕冠冕收放任我也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正義曰大城置戍先以示威鄭服之日釋戍而歸德立刑行故能終有鄭國春秋探書其本心言之也鄭及晉平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

林氏謂此晉悼復霸楚欲救而不能也論經以楚爲主故救鄭起亦還結傳則以鄭爲主葢于晉巳信其柔服之意于楚不過爲苟免之策子蟜語承上起下以中間貫兩頭其意不憂退晉只要退楚而已前後詳寫知罃正見鄭之所以服晉者在此而不在彼也首尾兜褁注意中權章法完密

環鄭而南夾潁而軍侵北鄙而歸乃文字提掇片段處　連寫五退字圓轉如珠

俞暹運六月楚鄭伐宋至此爲一篇批尾云須識得晉師節節有禮鄭伐三國然後與師戍鄭虎牢仍欲與鄭楚師不退而晉欲還鄭及楚盟而晉不討尤妙者師于牛首來得從容諸侯之師城虎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還本亦作環戶關反一音患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猶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按補正邵氏曰猶將退也言同一將退也此句帶起下句林註楚見晉退必來圍鄭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而去語氣連上文便欠明不如從

退是真

○語進是假象

一句照上　一句照下見從

服晉巳不足復慮也

牢而戍之守得持重中補尉氏之亂見鄭內盜方起諸侯臨之不攻自破然晉求服其心非貪其地可知鄭入反覆詐諼皆在晉師包容之內而三卿之胥中華殘與國者不死于師而死于盜亦見鬼神之不可誣也至于三駕之後鄭事晉者二十餘年固荀罃善于恤小亦子産共于事大故此處先將子産學問叙次一番凡讀左氏書當看其同此事實而詳處略處斷處續處顯出剪裁妙用後世史材不及蓋緣只會記帳不會行文耳　此許聯絡誠佳與余所論篇法目別

此篇以王右伯輿王叔氏不能舉其要二句作主宣子斷語安在中間其事已了卻因箇間生實一語主出一篇妙文大爲寒士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

楚亦以退之 以退楚 宵涉潁與楚人盟 夜渡畏晉知之 欒黶欲伐鄭師 伐涉潁者 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 致怨爲後伐之資 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 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 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欲以致怨 楚人亦還 鄭服故也 此楚在鄭術中而不悟也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二子王卿士 王右伯輿 右助也 便曲在王叔 俞云便見氣燄 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晉 殺史狡以說焉

了卻因篳門圭竇一語生出一篇妙文

大爲寒士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後世不知往往倘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事亦安從而傳篇中九寫王叔三寫篳門圭竇正一篇之眼目而筆之尖頴醞藉迥非凡子所得臨摹。

篳門圭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人以話柄也絶倒　皆陵其上既入其罪又借以挑唆問官此宰亦好一訟師

說王叔也 不入遂處之 處叔河上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 爭曲直 王叔之宰 宰家臣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瑕禽伯輿屬大夫 坐獄於王庭 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 此下若徑接合要語了無生色矣 爭曲直 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 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閨亦作圭 誰非黃炎之子孫見吾黨有以世家驕人者其微聽此言 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 平王從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爲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大雜

先說當初並非篳門圭竇以媿其心後說如今不免篳門圭竇以杜其口只就他說話持矛刺盾而已輕輕將自已之長他人之短明明道破讀此等口供近世刀筆家直當縮舌耳　賄成二語供王叔卻即以斯破問官也妙妙　不勝其富竟是當而放水矣絕倒　下而無直又對他難爲上兩句直無一字放空也

宣子語是聽獄正面卻只以合要不能兩句了局不但益將變化亦見兩疊曲

●正義曰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旌謂尾也共旌旗之用故其字從㫃●㫃音偃說文旌旂之斿故言㫃字子游今通用偃也

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　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　三點王字是以壓倒王叔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隨財制政　而刑放於寵　寵臣專刑不任法●正義曰刑罰放赦之事在于寵臣●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　師旅之長皆受賂●言財多如不勝任然正義云不能堪此富費解

吾能無篳門閨竇乎　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　兩層都用乎字作掉弄醒問得妙

唯大國圖之　圖猶議也

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正者不失下之直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

兩何了局不但詳略變化亦見兩邊曲
直已透前文不煩辭費也最是虛者實
之實者虛之妙法文章死生全在爭先
手處得力此其明徵矣
俞寧世曰上下左右絕精關目　王叔
本宗室故欲奪人伯與爻動舊不肯貶
已總屬世卿之禍故號公鄭伯爭于前
陳生伯與訟乎後而周之不君亦可知
矣。

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正義曰人有左右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不助者爲左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此、虔、、邦、須、謙、筆○門圭賓者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正義曰周禮卿士職云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鄭玄云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合要者使其各爲要約言語兩相辯答伯輿與辭直王叔無以應之故不能舉其要契之、、辭也
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保○無篳門圭竇乎王室代王叔

經巳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林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〇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〇(林)此悼公三駕之二〇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〇公至自伐鄭無傳〇楚子鄭伯伐宋〇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晉悼會光〇(林)此悼公三駕之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會蕭魚鄭地〇(林)我鄭而會蕭魚序績也自是鄭不叛晉者二十四年〇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共而不果侵伐〇楚人執鄭行

武子作軍始專國政叔孫禁之不得而重盟之又以使盡爲臣反形之蓋作軍本武子事文却以叔孫爲主逐爲後舍軍四分公室篇伏脈也分兩半讀上盟詛虛說下毀乘實說末句不然不舍乃盟詞太意留于此處作結與宋人及楚人平篇結法正同

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群臣今武子欲令民卽屬已已所應得自稅取之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會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補正曰會國之政將歸于季孫以一軍之征而供霸國之令將有所不給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亦不得已之計叔孫固已豫見之矣

若或也征其子者臣其父征其兄者臣其弟此補正云兩余謂此四字乃上下兩句公共牽上搭下文法猶言若子若弟孟氏使半爲公臣叔孫使盡爲公臣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毁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爲巳私乘如子産出兵車十七乘之類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郎是巳有不須更立私乘故各自毁壞舊時分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正義曰役謂共官力役令之丁也邑謂賦税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一使若今之租調也

見叔孫之忠于公室也未句單承叔孫一人已故略一五年傳曰季氏盡[illegible]

見叔孫之忠于公室也末句單承叔孫氏說言不盡爲臣則我不肯舍舊制而作三軍分明與武子相拘故後四分取二亦以此惧而譎之舊註謂此乃三家盟詛之本言恐非　若如註說則叔孫所取較多于孟氏何以爲穆子耶

此篇遥接前不從亦退篇來鄭欲與晉則與之巳耳許多曲折都從晉不吾疾一句生出中段驟來暗應末段必疾明應看他何爲而後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同而語异似一頭兩脚格

入巳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正義曰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父兄只謂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其半如叔孫所取又以半歸公是取一分而三歸公也 叔孫氏使盡爲臣 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不然不舍 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 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俞云三執政皆死而晉之德禮已爭大非盟戲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 幾近時矣 也○ 林 自八年侵蔡獲燮以來晉楚交伐鄭國至今未巳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疾急也 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 言當作何計

子展兩番話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師至句添出重賂晉師承怒甚驟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非複也又前段固與用明應而疾字則以怒字暗應後段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應法既變化又均勻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合十三國伐鄭盟亳凡歷四月而後得成前段叙事極其參差後段盟辭極其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埸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

嚴整四寫諸侯兩點同盟緫見服鄭其
難其愼爲蕭魚作引也
俞寧世曰圍鄭一段極壯極威極寬極
暇不愼必失諸侯所以能合諸侯于始
苟有藉手鮮不赦宥所以能合諸侯于
終與後段如樂之和倶有開會

此篇亦中組格以愼字爲主盟辭司愼
明應所不待言前半叙諸侯之師自朱
至以及西濟凡其暮右還門某會某師
某次某東侵觀兵等步步寫得仔細正
暗爲愼字寫照也前暗伏後明應中以
二字爲關捩似此局法筆法開後人巧

門于東門傳釋齊大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成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正義日蓋許南遷而鄭得之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爲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愼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蘊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藏罪

對上其莫二字作界書

俞

云同字照後入盟出盟

四句泛說

左繡

妙不少

看其參差寫東西南北法叙戰又一排塲也俞云史漢紀戰功多用此法昌黎祖之為平淮西碑遂絕千古

前諸侯渾說齊宋衛略點案覓不知多少兵將忽從此處註出妙甚

俞寧世曰楚曰乞旅晉曰悉師晉禮鄭囚楚執鄭使極寫晉楚强弱不同晉能驟來二句方叙得亮

人毋留慝 慝惡 ○速去 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也 ○獎助 四句切本事說

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 ○二司天神 ○羣神羣祀 ○羣祀在祀典 先王先公 ○先王諸侯之太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者 七姓十三國之祖 ○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 明神殛之 ○殛誅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踣斃也

○楚子囊乞旅于秦 乞師變文 ○乞師旅於秦 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所謂楚至吾又從之也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鄭逆服故更伐宋也秦師不書不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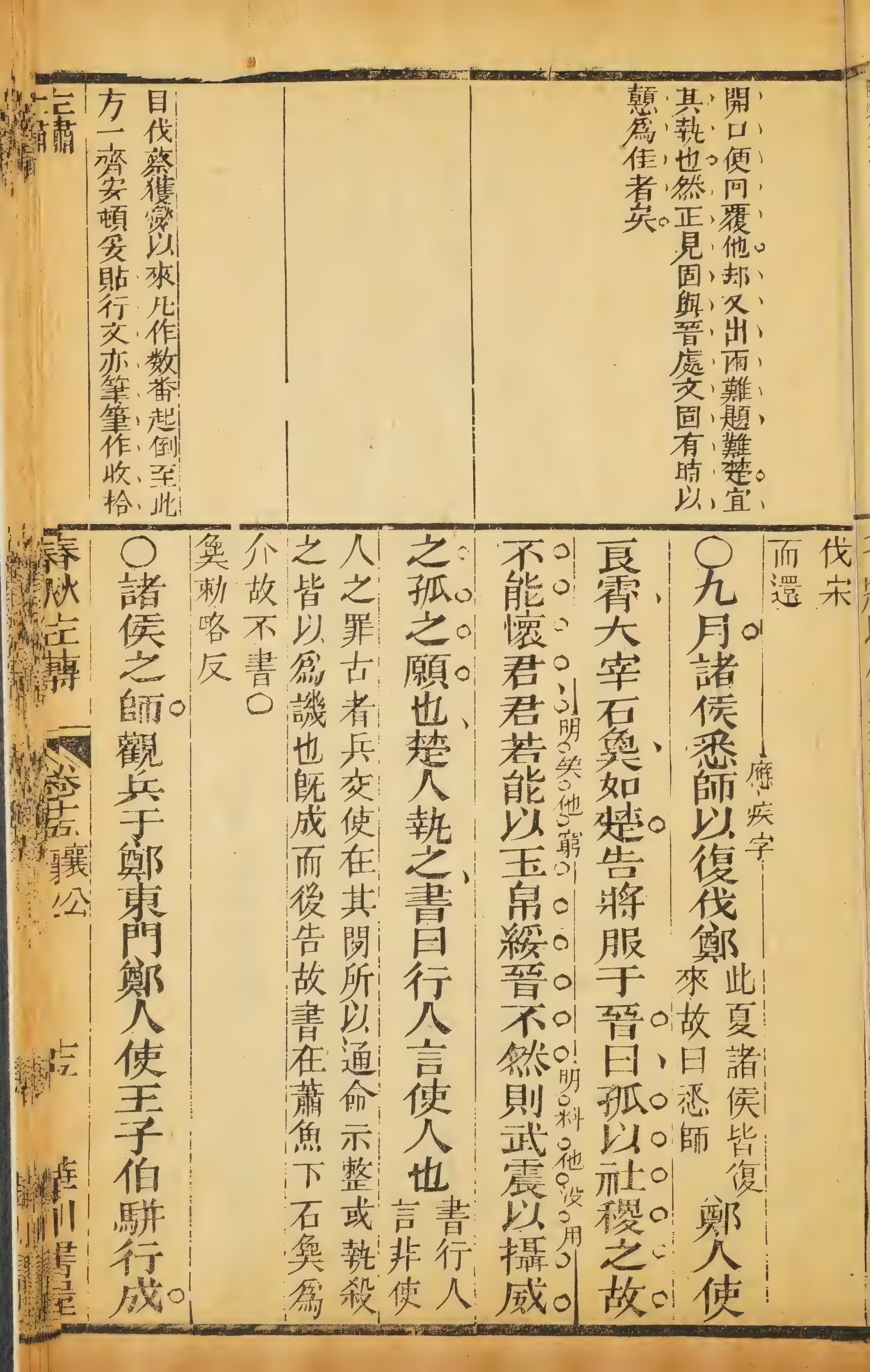
開口便问覆他却又出兩難題難楚宜其執也然正見固與晉處文固有晴以題爲佳者矣

目伐蔡獲燮以來凡作數番起倒至此方一齊安頓妥貼行文亦筆筆作收拾

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應疾字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明矣他覇明料他没用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所以通命示整或執殺之皆以爲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石㚟爲介故不書○㚟勑略反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了結語氣所謂文與事相副者
三句都用三字句法然以赦囚爲主故特加細寫另作一頭爲臧孫之對伏脈也對語跟前盟亳文來意直而詞婉蓋鄭服而晉亦息肩大家巴不得歇手矣傳神筆也
三項用三虛字作串以字在首句凡字在末句及其字在句中變而不失其常法也　賂字總提下分三項以兩陪一而來一項又以兩陪一無一筆亂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

俞云不再盟信故也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

寫出同好棄惡氣象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

俞云伐鄭大旨妙從臧孫口中敘明

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林廣軘相耦凡十五乘●正義

此篇以樂字爲主起處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于是乎有金石之樂首尾呼應一綫中間一辭一受前從安樂轉出思危後從思危繳歸安樂一往一復章法如環從鄭賂想到和戎從和戎帶定服鄭盍和戎是遠脈服鄭是近脈和戎是事之主服鄭是文之主篇中九合諸侯不能涉河緊顧起手否則叙事議論渙不屬矣

曰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淳爲耦也淳與純通 凡兵車百乘 ○他兵車及廣軘其百乘 歌鍾二肆 ○肆列也縣鍾十六爲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周禮小胥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及其鎛磬 ○鎛磬皆樂器○鎛音搏○正義曰鍾磬相對承上文當亦二肆也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敎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 ○在四年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諧亦和也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相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 請與子樂之 ○共此樂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

總領一筆引詩釋安樂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立言有體

俞寧世曰九合成而齊桓驕三駕畢而晉悼怠是後會向則執政信讒伐秦則師不用命至衞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輔之故此會是悼公盛極而衰之幾亦晉覇盛極而衰之幾安其樂而思其終是此文關紐亦全部春秋關紐孔明計服孟獲然後北窺中原魏絳德和無終然後南定諸夏因服鄭而追錄和戎是悼公一生得力處明得此種情勢可以讀古人書矣

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忽轉

吳境無此即前齊戰誡功奪項矣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殿都遍反 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也○攸所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處位以義 禮以行之○行敎令 信以守之○守所行 仁以厲之○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收一筆一段自為首尾

書曰居安思危○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 公曰子

亦只抑字一折承命應思終一層待戎受賞應安樂一層前略後詳只一倒换法　國典盟府對上寺書蓋以虛對實也　受字對上錫字句法又與其與子樂之相應合兩段爲首尾而前賜後有又合全文爲首尾用法圓密無以復加

此段叙事甚略而極有兵權一先八一旁濟於是夾伐蓋奇正夾攻也少秦師承上先字弗設備照下濟字易秦故也總結兩意短章而結構之密如此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虒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總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已屬晉無所救分鮑先入晉地上鮑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慣用申袒句法分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總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櫟力

的失灼二反

經 庚子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瑯邪費縣南有台亭○台牣才反又音臺又翼之反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五年會于戚公不與盟而赴以名○林壽夢卒子諸樊立吳始書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 乘勝入鄆報見伐 取其鐘以爲公盤 林 盤食器也

泛說諸侯一遍切說魯一遍泛說三賓一主切說先主後賓詳略變化凡叶五廟字亦一小章法也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謝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 壽夢吳子之號 臨於周廟禮也 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曰禮○臨力蔭反哭也

賓中賓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 於城外向其國 同姓於宗廟 所出王之廟 同宗於祖廟 始封君之廟

主 主中賓 賓

同族於禰廟 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 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 諸姬同姓國 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

畧去西頭只將主中賓陪正主有法 即祖廟也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

左繡

三若人作章法前偶後奇女一項卻有兩項對法姊妹姑兩項卻又只一項對法整而變也一間對便說出三樣對法及許昏便只暗寫詳略入妙

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楊梁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　補正曰若而人猶言某某　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　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樊光曰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後人從省單稱姑猶近世祖父單稱祖也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曰禮也

故秦助楚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

何簡甚

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歿歸寧使卿故曰禮○正義曰昭元年秦景公弟鍼奔晉其母猶在曰弗去懼選此註云父母既歿乃連言之耳其實父歿母存身不自寧則亦使卿寧也

【經】辛丑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邿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成二年

以滅入倍取兩賓一主。主則先點後注，賓則先注後點。只此一法而屢變之。通體皆用短句，交入用大師焉一句，便鬆活可喜。

大夫盟于蜀○（林）共。○冬城防（林）防臧氏邑

王卒子康王昭立

此等皆簡句法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勳勞于策也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桓十六年傳又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傳因獻子之事以發明凡例釋例詳之○正義曰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傳變文以包之明其不异也

夏邾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邾遂取之魯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五百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

此篇是前叙後斷前散後整格作兩截讀而下截又分兩層先切論後泛論以前一層為主後乃承此而衍之是左氏平實文字

本以宣子能讓晉其刑善既引書以結之矣下復將興衰治亂大概論列郤氾善與讓平對而前則刑字正說讓字反說後則讓字正說善字反說反正順逆轉換不版又他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泛論之中又先

曰取○正義此取邿是也 用大師焉曰滅 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正義虞滅下陽吳滅州來是也 弗地曰入 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正義郤缺入蔡是入國也楚人入鄖是人邑也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 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解 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伯游荀偃 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匄今將讓故說得圓謂爾時之舉不以己賢事見九年 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 代荀罃 士匄佐之 匄佐如故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以武位卑

左繡

周後世都是逐步說開去開後人推廣法門矣

敘事有四層以第一層為主末層只是帶敘不重看他下文即轉合讓善禮也二字洒脫有筆意

晉宣子卦包舉三層輕重有法 次背亦裹荃生标中也

故不聽更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珠王在前矣

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代荀偃韓起佐之位如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黶亦如故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新軍無帥將佐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得慎舉之禮○正義什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而此言什吏司馬法謂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將執大鼓是也 求有力 三句一 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兩層句句整對眞是後世比偶濫觴

金仁山曰魯以三分公室句作三軍晉亦以三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爲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爲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是何説也漢馬稷善謀孔明使爲將

刑善也夫刑法也○(林)言士句以遜讓爲羣臣法至善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也一人天子也寧安也永長也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善用法故能爲萬國所信孚信也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詩小雅刺幽王役使不均故從事者怨恨稱已之勞以爲獨賢無讓心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

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歟

唐荆川曰章法參差婉雋昌黎祖之為上于襄陽等書

唐錫周曰他人幾筆便完者偏寫得汪洋恣肆渺然無際

前切說用正結此處泛說定用反結矣

此篇上半寫楚子知過之明下半寫子囊愛君之忠都以曲折之筆達婉至之思妙在處處夾入大夫全無見識以襯托之使人讀之不覺失笑此烘染之妙也　杜註傳言子囊之善是又重在子囊能從不好處看出好處蓋就楚子說來句句是靈若厲就子囊看來卻句句是共就子囊說得句句是共讀楚子

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

一句虛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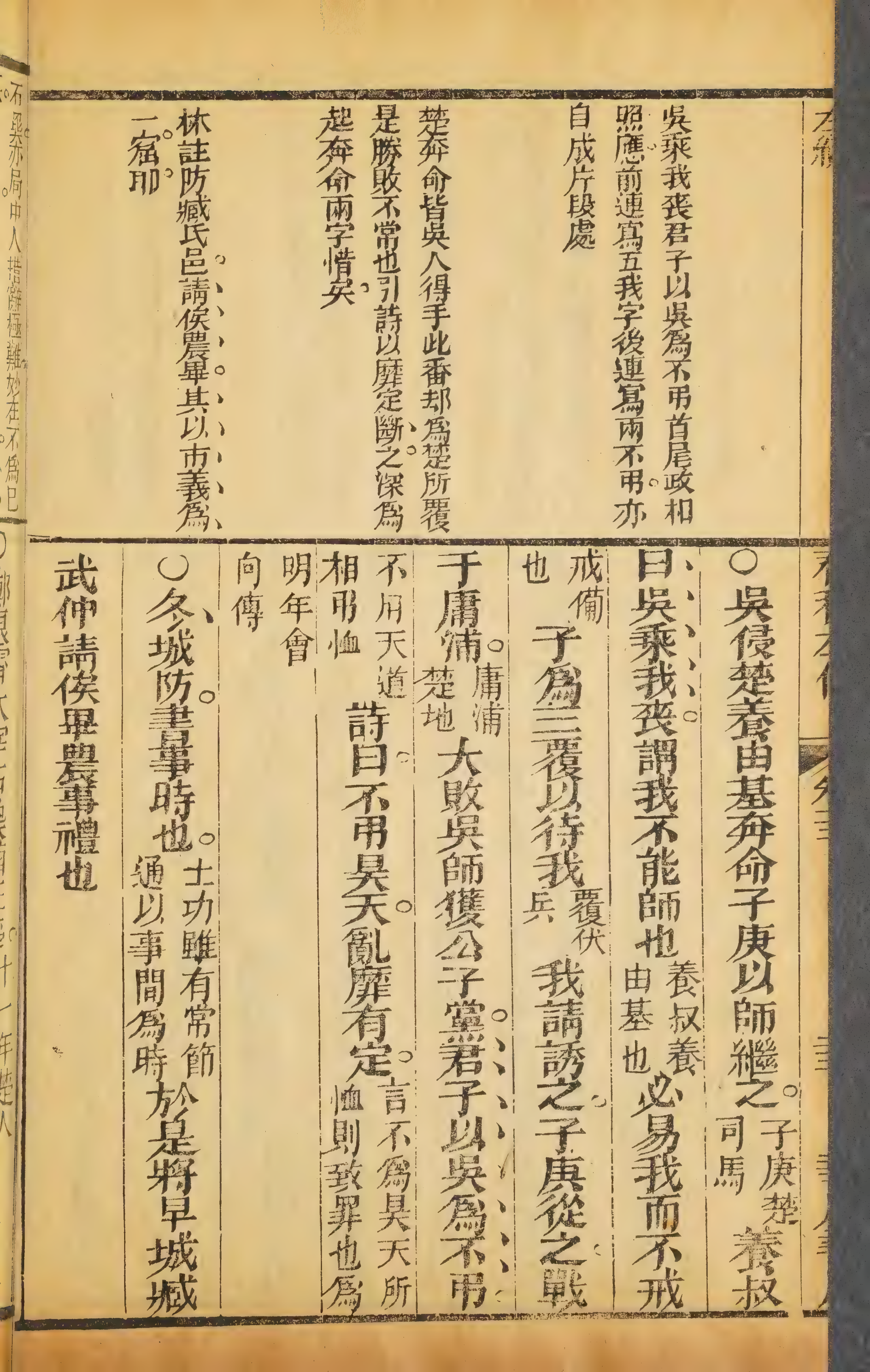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林既辱且憂弘大衆多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

已可句說來絕不是靈若厲也妙絕妙絕而亡師而知過請謚靈厲請謚之共兩兩相對而各用四層跌出雖長短不旁筆意未始不相準也

君命以共接大夫君有命來乃是突作商語言子謂君命爲靈若厲以我觀之乃君明以共命我也下文乃申明之若如註云其辭甚恭恐失當日語妙

唐錫周曰質言之只是不德而敗于鄢請爲靈若厲耳看他偏接連寫出八十餘言卽子囊赫赫楚國等語細按之亦只是襯出知其過三字其最妙者一謚字衍至二十二字而絕無累墜重複之病左氏多奇開闢未有

以没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窀張倫反一徒門反穸音夕○補正曰窀穸墓穴也古者既葬而謚故以爲言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爲禰廟請爲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其若之何毀之三句亦虛領林言君臨終之命其辭甚恭若之何以惡謚而毀滅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謚之其大夫從之傳言子囊之善



吳乘我喪君子以吳爲不弔首尾政相照應前連寫五我字後連寫兩不弔亦自成片段處

楚奔命皆吳人得手此番却爲楚所覆是勝敗不常也引詩以靡定斷之深爲起奔命兩字惜矣

林註防臧氏邑請俟農畢其以市義爲一窟耶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不用天道相弔恤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爲明年會向傳

○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常節通以事間爲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石㚟亦局中人措辭極難妙在不爲巳謀亦并不爲良霄謀只是爲楚謀責楚不競只輕說以下一反二正曲曲寫出執之之失筭而歸之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左氏最是以一筆寫數意轉折曲邑而句又勁捷爲至佳也　國策往往好學此種而流于晦澁天分限之耳

○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十一年楚人執之至今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謂巡守征行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狩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不習謂卜不吉○原本不習則增絕句今亦不必○正義以六年爲始又得五吉乃行也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不能脩德與晉競止鄭一卿以除其偪全不爲巳謀也者一卿謂良霄又全不爲晉謀也者位不偪則大臣睦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怨疾楚則事晉固行而見執於楚鄭又遂堅事晉是鄭使歸而廢其使廢本見使之意○以良霄見執爲辱命則廢之而怨生矣正義謂鄭使良霄向楚本意欲使楚執良霄鄭得堅事晉國今放良霄歸則鄭不得

一反一正各有四層句法參差而對竟又極整齊所以爲佳

堅事晉国是廢其本來見使之感似一明提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 〔林〕使相牽引介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 不猶愈乎 ○正義後年註以愈爲差言病少差也鄭註愈猶勝也亦通 楚人歸之。

〔經〕壬寅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惰慢不攝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霸功也吳來在向諸侯會之故曰會吳向鄭地○正義叔老叔肸孫故以叔爲氏 ○二月

乙未朔日有食之無傳○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齊宋大夫不書義與向同○(林)晉秦兵爭始于韓而終于十三國之伐○己未衛侯出奔齊諸侯之策書孫甯逐衛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国者皆不書逐君之賊也不書名從告○(林)獻公出奔衛人立公孫剽○莒人侵我東鄙無傳報人鄟○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林)戚孫氏邑於是衛孫林父立公孫剽而晉會于戚以定之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

此又一首絕妙辭介文字也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恩次說戎罪駒支前後語語對針中間重爲一段有功無過處字字精神似此辭令何愧無才說到至于今不貳巳大槪說完可以直接官之師旅然數兩層辨兩層局板而意亦不暢却于兩層中間插入一大段文字真一篇之警策也于儱侗中抽出一件極有鋪張處來說又嫌卧一漏萬便又着百役循敘一筆以圓足之相其川意輕重詳略字字有法

也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 前年爲楚所敗 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 謀爲吳伐楚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 執莒公子務婁 在會不書非卿○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或力俱反 以其通楚使也 莒貳於楚故比年伐魯亦將如莒 將執戎子駒支 駒支戎子名亦將如吳 范宣子親數諸朝 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瓜州地在今燉煌○燉徒門反

金云添此六字盡出其醜

乃祖吾離被苫蓋 蓋苫之別名○被普支反苫式占反蓋戶臘反

本貢戎子起處恰好有兩陪客妙從吳引出莒然後從莒陪出戎兩賓又自有遠近而以將執順承執字却用輕筆以親數倒頂數字却用重筆隨手轉換無一滯筆也　數字執字並提而不德註在上逼楚註在下總一倒換法

爾雅白蓋謂之苦　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也　蒙冒　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也　腆厚　與女剖分而食之　中分為剖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也　職主　說來全無影響巴鼻　金云

有何漏洩宜于自納敗缺矣

詰朝之事爾無與焉　詰朝明旦不使復得與會事　與將執女對曰

金云見秦人實惡非戎出醜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　見是公義不是私恩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胄後也　明是官路　毋是翦棄　翦削　以制反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

當入情者不說不戲晉亦不說全戲晉用筆極

實然二字用虛筆縮住下再用譬喻透說若此處先着一實語不得頓挫收放之妙矣前至于今不貳後戎何以不免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眞有春山出雲之樂

凡七寫我諸戎辭氣激昂

俞寧世曰起叙二行寫范宣子多少氣燄被駒支不慌不忙筆筆自占地步後惟漢文帝與南粵王往還書可以續響

千

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巧便是則亦既報舊德矣戶角）不內侵亦不外叛○嗥戶羔反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 在僖三十年 於是乎有殽之師 在僖三十三年 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 掎其足也 與晉踣之 踣僵也○掎居綺反踣蒲北蒲豆二反 戎何以不免自是（好頓挫）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 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殽志也 意常如殽無中二也 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分明自有微綻漏洩也）（暗言語奇）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

另以魯事收與起兩審相應亦見駒支有辭諸侯賴之也懲沸羹吹冷虀矣

此文以義字君字節字相次成文而歸重在節故三層順應于倒我子臧處又歛節字一筆一絲不苟也

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 瞢悶也○遏他歷反瞢莫贈反又武登武忠二反 ○金○云○說○得○一○場世談 徐云得 賦青蠅而退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風雅妙 青蠅詩小雅取其愷 又○一 宣子辭焉 謝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釋詩○法 成愷悌不信讒也不書 者戎爲晉屬不得特達 於是子叔齊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齊子叔老字也 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 ● 補正 日齊子叔老謚也解作字傳寫之訛

○吳子諸樊既除喪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喪 將立季札 札諸樊少弟 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凡三寫節字以複爲妙前子臧語又以不復爲妙筆妙固無定也引子臧事節用子臧語作論不煩辭費極簡極雋遂弗爲也非吾節也都于直落處橫入一曲令文字鬆宕有姿致最是妙筆

此篇論事以晉師爲主論文以欒黶爲主前案後斷只極寫一欒伯之汰以末段收拾通篇也看他一路布置有伏筆有襯筆有正筆有反筆

起手一行特代鄭重之筆便伏汰字之根以下詳寫其舟先濟勸濟多死鄭進

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事在成十三年將立子臧〔林〕事在成十五年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林〕成十六年晉歸曹伯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步步伏遷延之案

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定朝那縣及涇不濟至京兆高陸縣入渭○朝如字如淳音株那

多從直至棫林不成總所以反襯欒伯之歸之次也荀偃馬首是瞻正與欒伯馬首欲東相對是次字正位莊子從帥之言伯游實過之悔亦都是反襯法至結之曰遷延之役將晉侯待竟大卿帥師許多鄭重化為烏有次之罪可勝誅耶。

後半又以欒鍼之死反襯欒伯之次而以逐士鞅正寫其次與前馬首欲東語相對此下可以直接秦伯一番問答却又補寫書法而以一情者正陪之以一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其次之必亡作結是一篇極有針線結構文字細玩其前後反正伏襯處可悟烘雲托月之法

欒鍼事本與上半相連敘去但因士鞅奔秦直歸到秦伯論次一段斷結文

乃多反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不次）詩邶風也義取於涉則厲淺則揭言巳志在於必濟（叙得輕雋）叔向退而具舟 魯語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葉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不遷延）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不次）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伏攝也一筆）（不遷延）濟涇而次 傳言北宮括所以書於伐秦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難為了若輩）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不遷延）至于棫林 棫林秦地棫位逼反 不（可）獲成焉 秦不服（見歉手秦不得）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 示不反 唯

字故以遷延之役頓斷而另以報櫟之敗作提蓋亦牽上搭下叙法也

左氏好以一串之事作兩對之局如此文前半譏晉師之還後半評欒黶之汰各以報櫟之役作提而一總以晉人謂之遷延之役一總以秦伯以爲知言兩兩對說片段極其明整然晉師之所以遷延者實欒黶之汰爲之故兩截文雖截對而意仍串遞也離而爲二合而爲一益往往以此見剪裁鎔鑄之奇矣

兩對一結晉師一結士鞅而實皆所以注意欒黶亟絕妙皮裏陽秋

又看上半自譏晉師下半自論欒黶而下半汰字預伏于上截馬首欲東中上半遷延補斷于下截情也攝也中以遞作截以截藏串亦可以觀作者製局之妙也

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汰甚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史唶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林言荀偃命馬首是瞻是使人各從其帥不汰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莊子爲佐故曰吾帥不汰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東上轉下以、接筆爲提筆。藕斷絲連段落極隽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

妙也

自欒鍼至末連讀惰也攝也乃是捕斷法若自起至解經連讀則遷延之役何及是捕斷法圓變無端唯陳思鏡背差堪彷彿。

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二位謂欒黶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恥乎（不汰）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不能洒恥只會放了前汝）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于君帥此併汰于婦翁矣）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欒黶汰侈誣逐士鞅也而女也）（汰）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江宋公孫師之子）（正結遷延即是正倍汰字）（臨事惰慢不修也仲兩倍恰以）向之會亦如之（林 向之會書齊人宋人亦如此義）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亦能自攝整從鄭 順逆作轉棙 反結遷延即是反倍汰字）（惰 子蟜俱濟涇）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

末段寫福善禍淫之理極圓極透其引甘棠詩最得點化之妙又恰與起處苦葉相配相映天成妙文也

因知言而請復結士鞅仍是結欒伯也文貫一綫乃爾

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勑戒二子欲其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

此是叙讓次篇文字作兩半讀定姜無告無罪以上叙衛侯出奔厚叔甫衛以下爲復歸張本上半以定姜三罪語單收下半以厚孫臧孫語對收前散後整格

文中所寫衛獻無道只是一作歎舉動未見甚暴虐處得定姜數語罪狀乃定然所以終得歸國者太叔儀與展鮮之力也前後以此作論斷界畫分明　本傳固重衛侯然孫氏之不臣豈得竟無譏貶特叙蘧大夫一段固已誅奸雄于未死矣

太叔儀展鮮三人後半作兩番搭配本是平疊四展鮮前半先伏而太叔至後方見故叙太叔對厚孫辭令特詳而展鮮與臧孫言便只點一道字相配適均

於囿 對皆服○ 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正義曰昭十二年傳楚王見子革去皮冠是敬大臣宜去皮冠也 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 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 諱亦虐矣 ○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屬衛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也 大師掌樂大夫 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辭以爲不可 師曹樂人 初 初字都子百忙中用橫插之法非追敘例也○ 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誨教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林堯叟曰誦言之也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

左繡

一點一畫都有其故也　看後文以子鮮復國則展鮮又自有賓主細味得之　孫蒯雙起雙結中段單叙孫氏又自有首從在

子展奔齊子鮮從公後半人物先于前半倒插而入此文與事之所以一串也妙在無端插入粗心讀之鮮不以爲閒文耳

我矣弗先必死（俞云亂敗朋中只此四字　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蘧瑗）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借此爲太叔儀作倩也）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衞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蟜居表反）四月己未子展奔齊（伏筆　子展衞獻公弟）公如鄄（鄄衞地）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使往請和也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鄄

兩追字。一執之一毌臂。皆遠大夫所謂雖好虜忽者也而公之幸免亦在言表矣。

人執之。公徒因敗散還故爲公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與差爲孫氏逐公。佗徒河反差初佳初宜二反公孫丁御公。爲公御也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軥其俱古豆二反卷音權又起權反。說文軥車軛下曲者服虔云車軛兩邊又馬頸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學故曰遠始與公差俱退悔前獨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貫一音官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

代筆與上子展

夯旁相對作片段

衛獻出奔林父目以暴虐前于定姜語中以句筆隱暴字後于語藏結中以虛筆應一虐字不結不脫既見其所以出又不得其所以歸用筆眞面面玲瓏無一十成死語也

王武應曰經不書孫甯逐君而曰衛侯出奔罪在君也故傳處處叙衛侯自取而以定姜之言斷之即後序反國張本亦歸功于臣非衛侯之善也

厚叔意重在臣猶是君臣並說太叔全

何告若有不可誣也 誣欺也定姜公適母 有罪若何告無舍大

兩節應本章師胥名食兩臣

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

三節延典初五時語作神筆

之二罪也 謂不釋皮冠之比 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

三罪也 補正邵氏日視嫡毋如妾而使之加虐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

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越遠也瘠厚成叔名厚本或作郈音同 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 執事衛諸大夫 曰有

君不弔 弔恤也 有臣不敏 敏達也 君不赦有臣亦不帥職

厚叔意直在臣循是君臣並說太叔全歸罪臣而以出奔爲悼弃立言有體全得公孫碩膚筆法宜足以服厚孫之心舍大臣茂師保若儀若展若鮮何以得此可見暴虐之罪亦下流之歸耳

厚孫武仲語本兩兩相對然寫在一處不免合尾之嫌妙于兩節中夾寫衛獻舊病不改以及右宰旣從而逃孫甯立剽而相極力說開幾無復歸之望而另以言虐言道反覆推敲結出必入以逆對必歸極文章離合之妙也

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重恤謂愍其不逮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也

前一層 後一層 前 後

厚孫歸復命語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郲逆 接 奔齊寄衛侯郲齊所滅郲國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

此照 不變作倒插之筆

此不重穀總見孫氏不法

前段詳寫甯儀問答此處言道言虐只用略叙又文章避就之法

唐錫周曰忽言不得入忽言必入此處文情似曰公之亂篇君胡不胄二小段筆意

初矣○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說音悅●言初之從君余亦悔恨之矣正義謂余之不悅于君初即然、、、輕售語○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 余狐裘而羔袖 乃矣實解 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剽穆公孫○剽匹妙甫遥二反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聽盟會之命 又遥接○寄邪 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 ○幾以厚 （林）所言皆暴虐之事 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 孫之一言○為不○信 武仲不書未為卿●按糞土只作無理可賤惡解林註踐踏羣臣如土芥非 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 順道理 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 ○就○衛○說○日○歸○就

撫嘗推挽字簡而句雋以逕對作收束搆局一

半提一層下分兩層一解禮字一叙舍之之故也左氏好作突然一句之法如起手遙接報櫟之役突着師歸字此師爲誰之師耶次回圖說半天子之軍然後以六軍申說天子以三軍申說半字下知朔生盈而死句法亦同但申說處各別六年申說生盈武子卒乃另說其父不須知朔之死要之三者若只用順說皆平平耳

前作六軍時不着一筆譏貶此番舍軍便極力稱賛美惡互見史家周旋法不可不知

○旁說曰入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爲二十六年衞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林)前牽爲輓後送爲推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林)得侯國成國不置軍之禮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正義按夏官序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然春秋之世鄭伯次國而置六卿未必不爲三軍

於是知朔生盈而死○朔知罃之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彘裘士魴子也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

左繡

此是一首奇闢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人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爲甚却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意最奇警動人只此一句已振通篇之局矣

劈手提明一筆下以一反一正中說其意已了却又重從天生民說起展出大議論大鋪排熟玩可得另提開局之法

左氏議論文字大概都用先虛領後實發使文意盡而復起展拓不窮也其另提開局却用束上轉下之筆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上文已透有君而爲之貳乃是暗替衛人出君解說父子兄弟而察其政云云分明孟子大過易位之意却不明言只緊緊歸結到愛民上去見天旣愛民則不得不出君天字起天字

〇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唐云答衛事只一句以下俱推開泛說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俞云理之所無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唐云君字凡三作提掇都跟其君實甚來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俞云勢之所有孫云以天字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倒君字儼然誓誥之遺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貳卿佐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

收說得民心即是天意乃所謂其君實甚者也字字聳拔神氣都從提句一滾而來

其神之主而民之望及善則賞之四句亦都是束上轉下筆法文字方無平衍之病左氏極精熟于此後賢所宜寢食以之者

逼篇泛論道理故不嫌抑揚太過若粘定衞事則將奪獻子孫豈可為訓一筆動不得矣文章寬說切說都有其故非好為儱侗鋪排也

前從立君說到為貳後仍從勿使過度歸到勿使失性章法回環致為圓密

支子之官　大夫有貳宗　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　賞謂宣揚○正義曰賞者善善之名上之善下則賜以貨財下之賞上不得奉以貨財唯當延其譽耳　前云○彰括○　過則匡之　匡正　患則救之　救其難也　失則革之　革更也　自王以下各有　湯武伊周在內　父兄子弟　○補正曰所謂貴戚之卿　以補察其政　○補其愆過察其得失　史為書　○謂大史君舉則書　瞽為詩　○瞽盲者為詩以風刺○盲莫庚反　工誦箴諫　○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正義詩必播之于樂誦則直誦其言　大夫規誨　○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謗　○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于

以上平平鋪敘臨了一宕回繳處無限風神　首段弗去何為巳將出君用正筆劈煞此處便只須用反筆暗煞纔而不複亦一定之法

徐揚頁曰師保輔佐一大段皆說向天意上去衍出愛民甚矣句大奇

俞寧世曰晉侯之問只說得君臣大分曠以天字壓倒君字以民字托起臣字發明設君置臣之理權聽于天命寄于民以天民作主則君與臣俱在統制之內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倘○正義曰如齊闠踊之比　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　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逸書遒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於路求歌謠之言○遒在由反　林舉夏書徵征篇　官師相規○官師大夫工自相規正　執藝事以諫○所謂獻藝　俞云引古倒點筆法妙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徇路之事　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本或作縱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年　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錫命多矣於此獨詳不唯其人惟其文九錫之所以得與子文遐也歟

侯有計在○ ○殿軍 ○而不能○正相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爲不能者無不自因于不能者也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皐舟吳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將昏於齊故也定公劉夏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謚、○

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擧其、、、○縂、、、○○、、、、○胙報也表顯也謂顯封東海以報大師之功○正義曰師法也世胙大師以表東海保安也言大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王室之不壞繄泊舅是頼○繄發聲○服虔本壞作懷繄蒙也言王室之不亡懷柔諸侯恃蒙齊桓之匡正也非今余命女環○環齊

偃本弒立之徒故與孫甯朋比晉悼逐不臣七人而不問弒君之賊宜霸業之不終也矣

會賊本當討衛而反定衛皆出中行先人之言故詳問衛故一段文字于前篇二三寫定字一提一應一結章法甚明

名

靈公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纂繼也因昏而加褒顯　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問衛逐君當討　對曰不　獻子荀偃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已立謂剽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　重不可移就撫安之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　雙承一順一逆不易之法　仲虺湯左相　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弒君不討更待何時　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定立剽

憑空着此一筆與偏師多魚同一筆意

徐云此爲平陰之捷起案。

兩不忘。所謂中心爲忠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聞而借觀之○正義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道車載旞游車載旌鄭注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又周禮有夏采之官鄭注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羽旄者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尾也毛與旄通羽毛直費無多而此假于齊定四年又假于鄭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林子庚司馬公子午也代子囊爲令尹

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陪筆 ○謂前年諡

四點忠字作兩層說前兩忠字一提一應已說完矣下又轉出民望一層而引詩以贊之恰將忠字望字一順一倒小文無一字苟也如此○

○游用○轉○棙○之筆

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詩小雅忠信爲周言德行歸於忠信卽爲萬民所瞻望○正義曰詩注城郭之域曰都言都人之士德行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倣法之

經 癸卯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正義劉王季子采地夏康公子○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無傳遇魯地書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備齊故夏城非例所譏○秋八月丁巳

此在知己面前說實話不然過則歸己獻子胡不聞焉。

不點劉夏而特稱官師下卿不行便省一番註脚。

日有食之無傳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日月必有誤○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二月癸亥晉侯周卒四同盟○林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傳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閒。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正義閒非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劉夏獨過魯告昏故不書單靖公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故曰卿不行非

楚官未有詳列者此處詳叙爲官人立案也官人能官人接連寫四遍眞纍纍如貫珠

禮○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中士下士也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

○楚公子午爲令尹○代子囊 公子罷戎爲右尹○蔿子馮爲大司馬○子馮叔敖從子○罷音皮又音買反○正義案世本蔿艾獵孫叔敖兄馮艾獵之子是叔敖兄子也杜以艾獵叔敖爲一人馮是叔敖之子因世本傳寫誤耳 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屈到屈蕩子 公子追舒爲箴尹○追舒莊王子子南 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

引詩結過能官人文字已畢重將周行註解作一掉尾意味無窮

逴寫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不厭其繁與起叙事相配也叙議要首尾照顧可見一斑

此又一首絕妙嘲謔文字不必造作歌謠不必別尋議論只就一便瑣細事將

應請國人

能官人則民無覦心無覬覦以求幸○應音教○正義曰服虔以連尹爲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由基而反使爲㢊㢊尹豈得爲官人乎

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詩周南也寘置也行列也周徧也詩人嗟歎言我思得賢人置之徧於列位是后妃之志以官人爲急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言自王以下諸侯大夫各任其職則是詩人周行之志也甸采衛五服之名也天子所居千里曰圻其外曰侯服次曰甸服次曰男服次曰采服次曰衛服五百里爲一服不言侯男略舉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亂在十年鄭人以子西

口頭言語小作掉弄已合嬉笑怒駡一時都到想天生雋妙雖游戲都臻絕頂也

詳司臣事見良者可逸則盜固不必以賂而後與也已伏下段之根

三人也束上即以起下亂鄭奔宋者猶謂之人以相易矇者反不得爲人即云有人亦與此三人等耳相映處使人不堪　宋朝阿堵中物有目而無目師慧目空一世無目而有目作者笑盡世人借題發揮耳

且說三遍無人而中以一有人作反跌極痛嘲之

伯有子産之故納賂于宋　三子之父皆爲尉氏所殺故　陪

以馬四十乘　百六十四　亦陪

與師茷師慧　樂師也茷慧其名　主

三月公孫黑爲質焉　公孫黑子晳　亦陪

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　賢而放之

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　子罕以司臣託李氏

鄭人醢之三人也　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

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小便　故意作是

其相曰朝也　相師者

慧曰無人焉　故意作訣

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忍真得妙

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　攧簸得妙　宋性題破得妙

千乘相謂子産等也言不爲子産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

店錫周日伯敬云偏是無目者目中無人余謂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瞭故當蹋之

重淫樂而輕根國　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言子罕能改過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 ○不畏霸主故敢伐魯 於是乎城成郛 ○郛郭也

○秋邾人伐我南鄙 ○亦貳於晉故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 制莒 ○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 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 遂不克會 ○為明年會溴梁傳

○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 ○夏子西也言諸侯畏晉故卿共葬

俞云便見受之無名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連寫四宝子極精之理極雋之筆然其妙尤在予簡若衍作長語便減主神

廉者每患短于才讀後半又可謂玉成爲寶矣

玩稽首請死語此極是安分曉道理人故以不貪爲寶語之恭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之意註恐爲盜所害

然則富安能復所耶

俞寧世曰子罕無寶而寶常盈或人得寶而不知所措可見廉吏最樂守錢虜最苦攻而使復寶旣得所人亦得生此罕相知人安民之略也

王或菴曰子罕不貪而已借寶字立言亦正亦謔

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王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正義曰我女二人各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爲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得富方是人有其寶賣玉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旣誅女父長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絶之傳言鄭之有謀○堵音者狗本或作苟



